瓛齋集 卷之四五

瓛齋先生集卷之四

潘南朴珪壽瓛卿 著

弟瑄壽溫卿 校正

門人淸風金允植編輯

雜著

瑄壽按先兄遺藁凡羽翼經傳不可殿後之作其篇名或無類或單寡難以作卷故仿韓昌黎集方正學集例編之雜著而首文

天子不親迎辨

文見公所著居家雜服攷引禮記哀公問冕而親迎按說內自註今立篇名入集

春秋傳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不親迎遣使迎之鄭氏駁曰天子雖尊其於后則夫婦也夫

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鄭因引文王迎太姒于渭濱及孔子對哀公天地宗廟社稷主之說以爲天子親迎之證孔頴達駁鄭以文王迎太姒在殷世未是天子禮孔子對哀公自論魯國法魯得郊社故言天地非說天子禮也後儒多從左氏確謂天子至尊無敵不親迎也珪壽謂鄭雖偶失於引據而自得義理之正夫天下尊天子而莫敢與敵則禮也王者何嘗自居以尊無敵乎審若是伯父叔舅不宜稱於諸侯也燕毛非禮也養老乞言割牲執醬爲屈辱也詔於天子不北面者非臣節也豈有是哉就謂孔子對哀公只論魯國法也彼區區侯邦尙以繼先聖爲宗廟社稷之故

而冕服親迎也況又天子之家其任重禮備顧何如也爲彝

倫之主身先敎於天下者顧何如而乃獨傲然自尊曰我尊

無敵也臣妾萬邦呼之可致何至屑屑躬迎也謂是禮也哉

春秋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若從公羊說則是譏天

子不親迎也雖以爲天子迎后之禮本自如是也且有說焉

竊謂天子未嘗不親迎但不遠迎於侯邦也葢天子適諸侯

則便當類上帝宜社造禰載主而行其禮旣若是重大且天

子雖尊必備行夫婦之禮故不得自稱主人使三公謀於同

姓諸侯爲之主人主人使於侯邦行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

期之禮旣納徵則便已成王后天下之母旣請期則侯邦一

之不敢視王后天下母以己女也二之不敢侯至尊之遠屈而親迎於侯邦也於是相與奉行至京師次于館舍天子聞之袞冕親迎以入王宮也如是立說猶恐未洽於禮也乃謂至尊無敵遣使迎之視以當然宜然莫敢二辭豈不陋哉漢高祖時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謂天子不親迎彼自謂從左氏也設令天子果不親迎也太子奈何遽用天子禮乎自漢以下率用叔孫之說漢世閨門慙德實啓於此蔑禮之驗不亦瞭然乎

深衣廣義

文見居家雜服攷公所定深衣說後名廣義者言推廣禮記深衣篇文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曲袷如鉤以應方袂圜以應規所以言其法象之義者也

深衣者何謂也以其有深邃之法象也有深邃之文章也有深邃之制度也故曰深衣也深邃之衣也

合天地之數分陰陽之位序四時之運載乾坤之象故曰有深邃之法象也得損益之宜定上下之志可以事上而臨下也可以脩己而治人也故曰有深邃之文章也綽綽乎周掩一身而未嘗見其披露也恢恢乎便適四體而不敢肆其怠惰也故曰有深邃之制度也

衣裳者適其身而已法象之美文章之盛乃可見也適其身者衣裳之實用也文章法象者衣裳之能事也

鴻荒之民病於寒暑聖人之憂不可緩也無貴賤男女之殊

而錫之衣裳亟掩體膚法象之美文章之盛念未之暇及也天降下民毓其精粹四肢百體皆有至象是故苟適其身則衆美畢具矣於是乎秩秩乎其法象也燦燦乎其文章也聖人之道本之自然聖神功化皆實事也夫豈有苟且勉強而爲之者也

自肩及踝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歟（自肩及踝爲全長五尺五寸）

三分及踝衣一而裳二者天一而地二歟（衣長一尺八寸三分裳長三尺六寸六分）

衣用全幅裳乃幅分者乾專而坤闢歟乾陽也計之以九九而不分故衣幅之廣重二九歟（衣用全幅幅廣一尺八寸）

坤陰也計之以六六而分焉故裳幅之分上一六而下二六歟裳用分幅幅廣一尺八寸分殺交解之上廣六寸下廣一尺二寸

衣之前後二十四九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歟衣六幅合廣十尺八寸前後合二十一尺六寸實爲二百一十六寸裳之下齊二十四六者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歟裳下齊十四尺四寸實爲百四十四寸

傳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葢取諸乾坤此之謂歟

凡用布四十九尺三寸五分者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歟

衣之前後二十四九取裳要之八九以益之裳要七尺二寸裳之下齊二十四六取兩袪之八六以益之袪尺二寸圍之二尺四寸左右合四尺八寸

衣取之裳裳取之衣陰陽相交而其數各三十有二者卦六十有四歟

衣幅裳衽凡一十有八者十有八變而成卦歟衣六幅裳十二衽共十八

衣六幅而裳亦六幅者一歲之中六陽月而六陰月歟

別用布以續衽者以閏月而定時成歲歟角割而分續於內外者分中氣而屬之前後月歟續衽之布長尺四寸三分廣尺四寸三分角割分屬於內外之衽是猶分中氣前後各十五日屬之前後月也

領布四尺者十有二月統於四時歟

衣之前後裳之下齊凡三百有六十寸者朞之日歟衣前後二十一尺六寸裳下齊十四尺四寸合計之爲三百六十寸

剪布三尺六寸六分者始剪布十二幅各長三尺六寸六分亦朞三百六旬有六日歟

九六相合十有五也合計衣裳十五之數二十有四也衣前後以九計之爲二十四九裳下齊以六計之爲二十四六以六合九爲十五以二十四六合二十四九以十五計之亦爲二十四十五

二十有四也者十有五日氣候一變歟

三分要廣減一而益齊幅廣尺八寸交解分殺令要半下齊倍要三分衣廣減一而成要衣廣十尺八寸要圍七尺二寸其實皆損上以益下也

十分裳齊廉取其一以爲續衽之長裳齊十四尺四寸續衽長一尺四寸三分九分要圍取其一以爲領袷之廣要圍七尺二寸領表裏共廣八寸其實皆十一也

領之廣三爲袪（領廣四寸袪尺二寸）袪之圍三爲要（袪圍二尺四寸要七尺二寸）要之圍三爲衣袂前後（衣袂前後廣共爲二十一尺六寸）三分衣袂前後取其二以爲裳之下齊（裳齊十四尺四寸）齊十有二分而取其一以爲袪袼之長（袪袼之長皆尺二寸）十有八分而取其一以爲領袷之廣領表裏共廣八寸下豐而上約也

非有自然之法象自然之文章雖欲尙奇鶩巧傅會而爲之莫之能也

湯有盤之銘武王有几杖牖戶之銘周公有欹器之戒君子之於器服凡耳之所接目之所寓莫非至義之所存也

葢近身之物莫尙於衣也

君子之道至矣乎其顯也未嘗淺且露也其晦也未嘗隱且僻也用之則行溥博之仁足以庇覆四海也舍之則藏寬裕之樂足以周全一身也包容萬品而不見其爲疏緩也綜理庶物而不見其爲苛急也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居之地是以君子衣深衣而見其綽綽焉恢恢焉則知君子之道無所往而不坦蕩也

君子之於語言愼之至也言可多乎敗於德也言可寡乎近乎道矣寡之如何亦有道焉見乎外者有寬弘和平之色耿介敦厚之容蘊乎中者有光明謙雅之志方嚴正直之氣夫然後可以得寡言也寡之而已無是四者或近乎陰忌或近

乎驕傲或近乎回譎或近乎蒙陋或近乎厭倦或近乎憂愁凡此六者敗德之事而賊身之媒也是以君子衣深衣删而見其雖周掩之深邃而便適乎肢體則知君子之愼密而不出者亦有節而有度也

君子之於威儀不可以不肅矣以天下國家之重俱存乎一身也其有后王輔弼百工庶氓猶其有元首股肱手足也欲其有聰明睿智照臨四方萬物咸覩愛戴而不能忘也故頭之容必直也欲其有輔翼之功忠順之德勤而不辭勞而不伐謙謙翼翼如執玉而奉盈故手之容必恭也欲其不離畎畝而安其作業不以卑下而爲辱不希尊貴之爲榮無騷擾

之言放僻之行以載宗廟之重社稷之靈故足之容必重也
未有傾聽側視搖頭轉面而其心誠慤者也未有敺攘指斥
抵掌扼腕而其言謙恭者也未有箕踞跛倚狂奔疾走而其
志不慢其身不顚蹶者也是以君子衣深衣而見其曲袷之
嚴密袂長之反肘下齊之及踝雖欲頭容不直也手容不恭
也足容不重也不可得也是以知君子之動容貌斯遠暴慢
也

人之有心靈識慧同得于天也豈其君子者有餘而小人者
不足也惟其運用智慮有不同也小人之用其智也私諸一
已之利害故思慮於陰僻之地機括於幽闇之中屈曲焉回

互焉及其有窒而不通也從而慘忍刻薄無所顧忌得志則使天地之和遏而不運萬物之志抑而不伸君子之用其智也公諸天下之好惡故無一事之苟且無一物之扞格如輪圜之必轉而無廢也如日月之周旋而愈新也如寒暑之迭運而不悖也導達天地之祥和鼓舞萬物之性情是以君子衣淡衣而見袂之必圓則知君子之運用智慮欲圓渾而不回曲也

無形無跡無聲無色者天下之大可畏者也洪水烈火賴有是耳使其無之人將墊汨焚爇而莫之知也寶玉靈龜賴有是耳使其無之人將毀敗喪亾而莫之覺也有術於此庶幾

無此畏乎葢甞有言與行而相違者未甞有行與心而不同
者也言難究於未然猶可欺也行可考於既往莫能逃也彼
方因以爲利私一巳之獨知喜他人之不覺心固無形跡聲
色身顧無形跡聲色乎有作乎中必見乎外有接乎外必感
其中視聽言動非禮勿用者欲其中外如一也走而不息者
莫如圓也止而不動者莫如方也是以君子衣深衣而見抱
方之當心則知君子之治心有道而行已之必正方也
御世之寶莫尙乎直非勉强矯揉之謂也順其性而已天下
之人非不知直道之可喜而枉道之可惡也然察小民之情
樂其枉而厭其直葢習於枉而不習於直也由是而獄訟繁

興詐譎日生變幻是非疑亂聰明猝然莅之若涉機穽於是乎察隱慝於無形折奸謀於未萌雖若快釋其紛紜未免相較以機關吁亦可傷也已小民見君子之不直然後敢以不直而相干也使枉者悔其枉直者樂其直久而化之其天下之人習於直矣君子欲天下之習於直也故以身而先之也是以君子衣深衣而見其裳衽之縫前直後直左直右直則知君子之道無所往而不直也前後左右無一人而不直也君子不貴僻遠之行苦窮之節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是以君子衣深衣而見下齊之平也則知君子之中庸無所往而不平常也

見衣上而裳下則知辨上下而民志乃定也
見領袷之無不統率則知四海之內愛戴聖人之明無不照
而澤無不加也
見續衽之鉤邊則知設官分職各有等威而輔相岳牧之宣
上德而達民隱也
見衣損而要要損而齊則知君之足非君之足也百姓之足
乃君之足也損上益下之謂益也損下益上之謂損也
見領之取於要續衽之取於齊則知取於民薄也猶不得無
取者非以民而養君以君而養民天之所命也以養民之道
取之也

見領袷之嚴密則知自治以嚴而夙夜不懈不敢以微過而自恕以大善而自彰也

見下齊之寬豁則知御下之必寬而猶恐一夫之失所使賢愚優劣各自得也

見衣之廣於齊則知豐盈之可懼而謙遜之可久也

見純袂純邊則知外薄四海無非文敎之可曁者也

夫方圓曲直者天下之至象也大小長短者天下之至數也有接乎外者必感乎中有感乎中者必見乎行苟能取而用之用之天下而非爲大也用之邦國而非爲小也用之一家而非不足也用之一身而非有餘也充類至義聖人之能事

也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是故君臣同服而不爲僭也貴賤同服而不爲亂也男女同
服而不爲淫也吉凶同服而不爲紊也
一深衣而正心脩身家國天下之事備矣

答金德变論箕田存疑

所教箕田存疑儘是獨得之見審如是說則此田之爲殷人
七十畝信而有徵矣匠人國中九經九緯之涂不但形制之
井井也卽其占據之廣袤亦當以井地計之先王惜土如金
民衆居之則爲城邑五穀生之則爲田畝車馬由之則爲徑
涂水川行之則爲溝洫一咫半尺不屬于彼則入于此其筵

几弓扃軌耜版雉之度縱不可一一牽合而大約裁畫之長短闊狹略略相當故建都邑則市朝一夫一夫者百畝也制田野則方里而井方里者二十五家也王城九里或謂非成周之法然當爲八十一井之地則其比閭族黨之次亦未可一一塡補而大約九經九緯之間各成一井之地容民居三百五六十家耳朱子云古人作事皆用井田之意以此求之遷國遺墟自是一本井田爲無疑矣今有一面方版縱橫作數十道以之寫字則爲鉛槧以之圍碁則爲碁盤人方見其圍碁而不知爲鉛槧之用者固勢也竊恐尊兄以爲曾是鉛槧而遂廢其碁盤之名也輒以愚見推而廣之未知以爲如

何雖然兄所起疑者本爲箕宮之在田間耳是則有不然者史傳箕子避地朝鮮攜詩書禮樂醫巫卜筮工伎之流五千人與俱此謬也引類招衆於喪亂之際獨占奧區以自覇一方者徐福衛滿趙佗之能事耳夫豈聖人之志哉千載之下試念父師當日情事行教一國非所欲也傳世累十非所期也自馬棧車不過作寄公寓公以遂予罔僕之志而已於是東夷賢君特致一成之地而耿毫遺民容有從我之士則庇身之居食力之土草草分排自然用故家規模而辨作甘之土宜占風雨於從星不妨作老農師矣及夫八條布教乃在於戍聚成邑之後而謳歌獄訟自歸於若子若孫之世則一

區野田居然成幽郊之舊業棠樹之餘蔭耳然則並耕饔飧無所不可又何疑乎當日箕宮之正在田間耶劉焉劉表之徒專據方面於宗國綴旒之日辟雍雅樂雍容暇豫尙論之士爲之痛心夫聖人處變固不可與一節之士遯世流離毁形滅跡以沒齒者比而論之然若謂與所謂五千人者建邦啓宇於天外別界汲汲乎百官倉稟之富而文之以詩書禮樂之具則其視自靖自獻不顧行遯之語氣像之舒慘苦樂不亦遠乎哉愚故曰父師東出之時未遽有都邑之居而行君人之事也然則井田之不遍於域中不足疑也遺宮之正在田間不須疑也至若田制之有異乎周法步尺之參差於

古經亦未暇論及也

顧齋曰方里二十五家句筆下之誤當據孟子云方里者九百畝也民居則八家也若都邑之民居則不僅二十五家矣當以王制爲正二十五家乃里社之名也

梣溪曰論箕田書辨班史之謬發明聖人之志義理情事必如是無疑箕子之聖同於文王故夫子幷稱於明夷彖傳此關聖人出處大節古今扨有之正論道得箕子意中事如昌黎之於文王也

地勢儀銘 幷叙

大地渾圓之體渾天蓋天家言之而莫詳密於周髀之說先

儒亦多以理推而得之乃西夷則紛紛然乘巨舟遶溟海一周而後知之不亦遲鈍乎哉山海之經穆天子之傳秦漢緯書之文鄒衍曼倩之言慌惚譎詭洵不足取證雖然其傅會誇張亦必有所倚傍迄于今地理河渠之家旁採其說往往沕合而不差彼謂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又或以崑崙東南萬五千里當神州之地得非有聞乎八索九邱之遺文者乎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李巡之注悉列玄菟樂浪天竺匈奴之號以塡其數何其愚也若鄭康成則不然其注職方氏也未嘗言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別國之名及答趙商之問亦只舉爾雅戴記同

異之數未嘗臚陳國名强合其目豈但闕所不知耶知不可以漢代屬國之籍限先王聲教不盡之域耳夫周髀之法明而西夷地球之說廢之可也大九州之名立而夷語之稱五洲梵語之稱四部刪之可也夷之族至於四蠻之族至於八閩之族至於七貉之族至於九戎狄之族至於五之多也六之多也則紅毛烏鬼之屬謂不在羣分區別之中得乎謂亘古不通中國得乎謂不通中國而自能明曆象利用而厚生得乎折服而黜之可也或曰崑崙者地之形也衆山叢萃之勢也葱嶺以東以西是也析支者其地支析而旁出西夷稱利米亞洲者是也渠搜者地海交錯有若循溝渠而搜之西

夷稱歐羅巴州者是也盡禹貢織皮之西戎也若朔方之縣賜支之地不足以當之惜乎其說之出于今人無徵而不信也雖然徵諸西夷之圖則亦不可曰地勢之不然也昔人之遠遊若甘英之爲使法顯之佛國玄奘之西遊杜環之經行皆無圖繪之流傳苟欲肖地勢於渾圓之體者是則于西夷地球之圖不能無取焉然其出於夷舶者錯陳蟲卉奇恠之象誕詞異聞叢雜其間其華人之倣爲者尺寸之幅闕略已甚及粤東夷寇之餘有邵陽魏氏源輯海國圖志之書蓋爲籌海審賊而作也故凡遠夷之區域與夫情僞沿革悉據今人耳目之所及非爲渺茫難稽之說者輒據其書作地勢儀

一具其以三百有六十分經緯於渾圓之面而周布河海邱陵之象者坤輿之全體也環列國地墨以識之者今名也朱以注之者古名也以青者夷語也以間色者西夷之雜敎也點朱者中國之內地也圈朱者藩封也貫以軸者兩極也承之以弧倚之以句股而低昂之者極出地之高下也抱地四合而輳樞於兩極者子午卯酉之弧也圈于要者赤道也識赤道而東者十二辰也識其側者周天之經度也其南其北皆占二十有三度叉半而識于午弧之背者二至限也分疏密爲十一者氣侯限也立寸木爲之臬當赤道午弧之交者測日之表也圈刻周天之緯度居于內而樞于兩極自南極

以至于北極自北極以至于南極坤輿萬方無不受其量度者曰里差尺也圈刻周天之度居于里差尺之外赤道之裏而樞于卯酉弧赤道之交者曰利用尺舉之當二至之限則爲黃道之圈弛之當極出之度則爲地平之圈遊乎環兩極二十有三度半之內則爲四時賓餞之表遊乎午弧疏密氣候限之中則爲日行南北之表遊乎兩極赤道之間則爲諸方斜距之尺故曰利用尺此地勢儀之制也夫置諸赫曦之下而其受光也有明暗則一舉目而知萬國之晝夜焉此方蚤作彼方燕息表景正直其國方中於東乎於西乎承之以午弧切之以里尺考之于赤道之識則知萬國之早晏焉此

有絺綌彼有狐貉曰南曰北一寒一暑於南乎於北乎承之
以利用之尺眡其及於疎密者則知萬國之寒暑焉出日納
日界分陰陽有先有後晷以永短切之以里尺考之于赤道
之識則知萬國之昏晨焉欲知南北之距者考緯度于里尺
焉欲知東西之距者考經度于赤道而先切之以里尺焉其
欲於須臾之頃而周知四時日夜之永短者低昂其出極轉
移其向背俾表景之所及利用尺之所承忽焉若冬日至焉
忽焉若夏日至焉惟吾所欲而諸方之昏晨可得而察矣若
夫坳堂之上不見旭日而能準測纖密者里差利用之尺迭
用而不窮此地勢儀之用也考諸儀象之志有乾隆地球之

式然諸法之悉具大同歟小異歟所未能詳焉爾紫陽夫子嘗欲作穹窿之屋穿衆竅漏光以爲星辰闕南極梯其中而望之又欲作版圖刻其犬牙取離合之便今是儀也作輿圖於穹窿之體以度地之具而兼測天之用亦聊以自娛嬉已詎敢曰吾有所受之銘曰

撫此穹窿顧眄四國閒居閨房橫騖八極風霆流形爾處其中請大其觀莫藐厥躬蠢彼裔戎有技有黠水犀戈船佐其邪說不勤遠略言各有當乃爲天吏縱之猖狂鬼方之伐三年必克寤寐英俊封侯絕域煌煌中天日月代明孔思周情盡在六經血氣尊親無間遐邇先師有言豈欺小子聲教被

及久而彌光縹黃萬軸方出海航縱橫萬里豈無一人曠然發蒙以倡其民中國有道四夷稽首歸我同文來者斯受

魯川曰地勢儀銘於表綫圭尺之制叙述如指諸掌能使不諳歷學者一覽瞭然筆力淵源攷工記視柳州諸記徒以寫景狀小物爲工者殆突過之桴溪曰作地勢儀不得不用西夷之圖或恐以其推測之精歷覽之廣謂言言事事皆應如是不知欺天罔人流禍無窮則可憂也故徵引浩博辨析明白始言地圖之理大九州之名自古中國所有之論非西夷之獨得終欲距詖息邪歸於正道奚特序文之爾皇典麗銘辭之高古嚴重爲文章之盛良工獨苦

之心後之讀此文者必三復而感歎也

恭錄高麗史辛庶人傳所載洪武聖諭跋

洪武二十年高麗遣陪臣偰長壽朝京附進陳情表文麗史載明高皇帝聖諭一段而全用俗話文字聖諭有曰我的言語册兒上都寫着有此文當是長壽所寫還於册子者竊嘗以爲典謨誥訓以文字而寫言語故言愈簡而理益顯後世詔令化言語而爲文字故文愈繁而意有晦蓋古無言語文字之殊而今有俗話古文之別則是固不能不然者然其下焉者往往摸堯裝舜極意藻飾而眞樸愈散況可以感動人心傳示無極哉惟此聖諭文字非有詞臣之潤色史官之隳

括而盡載當日之俗語話本爲麗史者可謂得其體裁矣今夫人得古人器服之微翰墨之末猶爲之摩挲歎息想見乎其風神也矧此丁寧諄複千百有餘言出自聖天子臨殿口宣一話一言無有敢增損而修飾之者乎謂之金簡玉字則有色笑咫尺之顔擬諸繪天畫日則有洋洋盈耳之韻夫其至誠惻怛淋漓爛漫百世之下怳然親耿光而承玉音何如其幸也噫麗氏之季奸凶誤國所以屢阻於聲教亦其所自取者耳彼謂新皇帝崛起草昧誅鋤羣強妄揣英雄忌人必任權謀機智而又自以逋元之彌甥內懷疑畏玉帛之會而潛擕偵伺之人詞令之間而或施鉤探之辭其爲計愚且陋

矣及夫長壽之來也聖天子敷心之諭軒豁披露痛快明白傾倒囷廩無復隱曲誠可以孚豚魚感鬼神而若其戒告之董飭之申複而不能已者則惟曰與百姓造福則惟曰敎百姓安寧則惟曰敎倭子害不得百姓則惟曰若不愛百姓生邊釁却難饒僞眷眷一念惟在乎生民之利害休戚不復問華夷之別畛域之殊而一視同仁唯恐其或傷之嗚呼盛哉此所以受天明命奄有方夏悉主悉臣爲天下君者也麗氏之衰亂既不足以當畀付寄托之至意而惟我 先王爲神人所依歸子惠困窮媚于天子龍袞圭瓚宅此東服盖敬天勤民中外一揆而書文車軌恪遵時王所以貽謨燕翼垂裕

無疆者民到于今受先帝　先王之賜焉嗚呼盛哉是歲是辰卽惟高皇帝御極之年若月日也偶閱舊史讀此聖諭感天時之回簿悲周京之黍離而聖人雖遠德音猶在不獨淸廟之瑟愀然如復見文王敢錄寫一通而恭記其後以寓於戲不忘之思云洪武紀元後四百八十一年歲在戊申正月四日左海草茅遺臣朴珪壽拜手稽首謹書

孝定皇太后畫像重繕恭記

燕京西直門外八里莊有慈壽寺寺建於萬曆間神宗爲生母孝定太后祝釐而作也神宗冲年踐祚海內殷阜邊陲寧謐萬曆初政最號治平寔賴太后內勤敎誨外任宰輔以致

之功存社稷非溢詞也后雅好佛家語嘗夢有九蓮菩薩授
經文旣而慈寧新宮銅盎忽有產蓮之異神宗命閣臣申時
行許國王錫爵等作賦紀瑞而宮中遂以九蓮菩薩稱太后
謂是菩薩後身也後於太后生日神宗出吳道子畫觀音菩
薩以佛像繪太后眞容奉安慈壽寺明祚旣訖寺隨荒廢然
遺像尙存云曩歲辛酉珪壽因奉使之役而往謁焉雖荆榛
瓦礫滿目愁絶而當日梵宮位置之壯麗宏侈尙可想見太
后像幀正在北殿被服瓔飾宛然觀音佛相而殿前百步有
十三層塔巋然揷天塔左右有兩碑亭東碑刻后像一如殿
中畫幀西碑所刻乃類觀音變相手提魚籃而行神宗御贊

其文曰惟我聖母慈仁格天感斯嘉兆闕產瑞蓮加大士像勒石流傳延國福民霄壤同堅大明萬曆丁亥年造謹按加大士像之文西碑之刻亦太后而繪以佛相也殿中畫幀塵積煤侵五色黯昧審幀尾所記葢中世曾經有心人改裝亦屢矣而今又弊弊已久周瞻歎息竊恨客裏乏貲不能效區區之衷逮丙寅之歲按節湏藩白金五十遠寄所交游者沈秉成王軒黃雲鵠董文煥托以重繕裝池又托拓揭碑像而匣藏畫幀爲久遠之圖諸人者推董君任其事翌年董君書來具言悉如所托且寄碑拓二像及碑陰所刻申時行等瑞蓮賦一本又明年董君將遠仕涼州前寄碑本慮或未達復

寄三本遂並裝爲六幀嗟乎董君不負遠友之托氣義鄭重令人感激不能忘也按泰山之麓有宋時天書觀後廢爲碧霞元君之宮萬曆中別搆一殿以奉九蓮菩薩崇禎中又建一殿奉生母孝純劉太后號爲智上菩薩名其宮曰聖慈天慶宮宮成於十七年之三月神京淪喪即此月也亭林顧氏爲文以記之且曰竊惟經傳之言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又曰爲天子父尊之至也孔子論政必也正名昔自太祖皇帝之有天下也命嶽瀆神祇並革前代之封正其稱號而及其末世至以天子之母太后之尊若不足重而必假西域胡神之號以爲崇豈非所謂國將亡而聽於神者耶然自國破以

廟山陵之所在樵夫牧竪且或過而慢焉而此二殿獨以托
於泰山之麓元君之宮焚香上謁者無敢不合掌跪拜使正
名之曰皇太后固未必其能使天下之人虔恭敬畏之若此
是固大聖人之神道設教使民由之而不知者乎嗚呼亭林
之言正大如彼至其末段豈曲爲之說哉葢亦遺民沈痛悲
苦之情則惟幸母后之像儼然依舊爾珪壽自顧亦左海後
民而得瞻遺容於黍離滄桑之墟彷徨躑躅而不能去奚暇
以儒生之見敢爲規規之論哉
臨池像一幀魚藍行像一幀瑞蓮賦一幀奉藏于華陽洞
煥章菴丙子八月謹記

又三幀乙亥秋奉藏于金剛山神溪寺

安魯源手摹神州全圖跋

安魯源得尹淵齋所藏十五省地圖摹寫一本又增寫盛京一幅以附之是圖之精密纖備較諸一統志會典諸本更有勝焉不知原本之爲誰人所作而據何書而爲之也江南省在明代爲南直隸康熙時分爲江蘇安徽湖廣之分湖北湖南陝右之分爲甘肅省皆康熙二十年以後事也是圖在分省之前故皆合而不分其不稱南直隸而曰江南者又非明代人所作可知矣然則是圖之作當在淸初康熙以前耳魯源游學京都潛心實事其摹繪之精且工非癖於此而樂不

知疲者不能也今將携之以歸以詑其親昔徐霞客周覽萬里窺崑崙涉河源遂及西域以追杜環之舊跡未知亦能有圖繪之流傳者否魯源之居蓋在龍岡西海之濱足跡不得及方域之外況可與語霞客之游乎於是乎出是圖而展之以自喜而自大云癸丑冬月瓛卿識

大邱愍忠祠重建記

聖上五年冬十一月癸巳嶺南暗行御史朴珪壽還奏言本道故觀察使黃璿當 英廟戊申之變戮力王室克平亂賊按獄未竟暴卒於位其事有可疑者嶺之民士頌其功而悲其死爲之立祠於大邱府城南龜山之下既而混撤於祠院

私祀之禁獨有記績短碑掩翳於荒榛蔓艸之間竊惟昇平日久民不知兵倉卒狂賊迭發湖嶺煽動詿誤而軍民有向背之惑鴟張豕突而州郡有崩潰之勢璿坐鎭方面指揮諸軍隨機應變動無遺策使糾結外內之賊終不敢踰嶺一步而旬月之間兇醜授首其功存 社稷惠被生民不但在一路之全安而已其功甫施其身不幸追惟往蹟尙足可悲而一區祠屋亦隨而廢于今百數十年之間不復有言其事者豐功偉蹟埋沒不章誠可謂晟世之缺典夫勤事捍患皆登祀典先王之禮也臣謂 特命立祠宣額以之酬勳勸奬忠勤而又可以興勸一方敢昧死以聞 上下其議有司未及

施行而吏曹叅判中錫愚聖與持節嶺南且行謂珪壽曰子之請爲黃公立祠篤論也大臣之言亦無異辭而未稟成命者特有司之未遑耳此邦之人有欲先事而修建者吾欲聽之而勿靳子之意如何珪壽曰是惟在此邦之人知所以慕愛公者何如爾劇寇猖獗衆號七萬夫其譸張誑誘以眩惑人心非一朝事也全嶺之民其不牽連胥溺爲梟爲狼爲魍魅之藪緊誰之力也此邦之人知所以愛慕公者不衰則朝廷又必將曲循其情矣廟貌以俟之夫豈可以私祠而靳之聖與曰諾居歲餘以書來曰黃公祠功告竣矣邦人之言願以節度使元公弼揆配食于左軍官李茂實從祀於廊廡

始黃公之奉使日本也極選幕佐辟元公以行及戊申之變元公從宿衛中　特授聞慶縣監扼守嶺隘旋拜左道兵馬節度使卽日馳赴黃公軍門雖賊平不日終不用左道之甲而其協心剿討贊畫方略之功爲多方賊之據淸州也黃公問軍校中誰能偵賊者有李茂實者慷慨請行及嶺盜繼起安陰守棄邑走吏民鳥獸散黃公以茂實假守衙往鎭之榜諭逆順撫戢驚擾捕斬賊徒之據縣者盧爾瑚申善岳等而一境賴安蓋元公處鞅韋之中素明大義持正論大爲趙忠翼李忠肅諸公所奬詡以是輒困於異趣者旣受知黃公周旋於溟海絕域之外而分符制閫又在黃公治軍之日籌策

宻勿共靖寇亂事有非偶然者其腏食於黃公俎豆之地寔
精義有所存而若李茂實者起軍校仗忠義其志可尚其績
有可紀而黃公知人之明得人之效又不可泯焉則從祠祠
傍是又不可以已焉者也衆謂玆祠重建發端於子而必欲
得子之文以紀其實子其圖之珪壽曰然匹夫無辜罹法枉
死尙或有羣起訟冤囂然未已者今夫封疆大吏誅伐亂逆
破醞釀盤據之賊芟其根而覆其窩者其功烈何如也大功
旣擧民志迺定順逆審而忠邪明俾不陷於禽獸夷狄者其
德惠何如也寇亂甫平殷憂未已必欲明賞罰整師律一夕
暴殞人言中毒其事之悲憤掩抑又何如也 聖明照臨綱

紀畢張而乃一再按驗備文而止朝廷之事雖出於不窮其獄以安反側獨恠夫南方之人受其大惠而舉默默於當時也嗟乎殄瘁盡忠竟以身殉而崇報之典寂寥黯黯當事者非拘牽於文法則視之以不急之務而忠烈黃公之歿不廟食今且百有餘載縱有繡衣之言士民之請而若復拘文法視不急猶夫前日者則廟貌之得以煥然配腏之得以秩然有未可知矣夫事之興廢顯晦各有其時而亦必有待於其人者此之謂歟君子之澤彌久而彌光邦人之慕彌遠而彌長於是乎可見而異時朝廷慰民之望光宣 恩額庶有其日姑書以俟之崇禎後四丁巳孟秋通政大夫承政院左副

承旨兼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官潘南朴珪壽記

錄顧亭林先生日知錄論畫跋

右四頁亭林先生日知錄中語也夫畫圖亦藝術中一事也實有大關於學者而今人甚忽之何也良由寫意之法興而指事象物之畫廢故耳後人之精細功夫不及古人又不肯耐煩只以一水一石之幅折枝沒骨之筆草草渲染自托於簡古不經意而已此在於高人逸士翰墨餘事則未嘗不可喜而可寶也若夫人人如此以至於畫院待詔之倫所務而所能者止於是焉則畫學殆亦亡矣有如文字之道亦有經學史學攷證家經濟家著述家詞翰家門戶亦未易論定矧

其得失同異詎可輕易言之茫然不知其爲何說也而牽强押得七言近體詩韻脚潦率草得上樑文一首便已詡之以文人亦乃自命爲文士今之爲畵者空寫半幅山水圖遠山一角老樹數株草屋半面便謂畵圖之法如此亦足以陶寫性情云爾者與彼何異哉學畵固小技也然其羽翼於爲學爲治之道甚大大凡上下千載之間縱横四海之外見聞之所未逮足跡之所未及言語之所未通而未能詳悉者唯畵圖能傳之能記之能形容之其用豈下於文字之妙哉觀乎閣庫直職貢之圖則知貞觀之治威靈所及爲何如也梯山航海蠻夷雜種爲何等也觀乎西京大酺圖則知盛唐風俗

之如何也其衣冠器用之如何也淸明上下圖者仇實父之
作也雖是追畫趙宋時事者而汴梁都邑市井之盛閭里民
庶之情有足想見如此之類亦擧之不勝擧矣而要並非能
作水墨山水者所可能之者也商之高宗寤寐良弼恍惚見
之命工繪之其必以鬚髮之疎密顴頰之濶窄中申命之工
乃俯伏潛心改描易本屢十焉然後得一肖似於高宗之夢
旁求天下居然得之此豈水墨山水者所可能之者乎又當
擧其最小者矣翎毛草蟲花卉之類有似無足致意亦殊不
然每恨李東璧本草綱目爲本草家集成之書而諸家形色
同異之辨紛然未已李氏雖一一攷據訂正而其繪畫未精

到今有誤採謬用者甚多蓋未遇良畫師之故流害民生有如是矣此豈可以細故忽之哉推是論之無論山水人物樓臺城市草木蟲魚唯是眞境實事究竟歸於實用然後始可謂之畫學矣凡所謂學者皆實事也天下安有無實而謂之學也者乎鄭生石樵癖於畫其子名來鳳亦繼其業方倣寫古名蹟蓋作水墨點染以爲能事者也余故廣其意爲錄此以贈期其有所成就卓然名家毋徒爲近日鹵莽滅裂草草藏拙者之下風可也

苟得良畫史爲之蓋有所欲畫者乃成周王城圖皐庫雉應路五門之制廟社市朝之位內而路寢燕寢外而比閭族黨

經塗九軌緯途九軌以至圓邱方澤明堂之次序位置及夫溝洫畎澮二畝半在野同井之八家於是乎一部周禮森然在目朝會燕飮冠昏之禮車馬田獵之容兼施並列於豳風七月之圖矣自非胷中有三禮全帙者不能也得此於畫學家甚不易耳

漢陽景物當以燈市爲最繁華東國放燈不以上元而在四月八日市舖閭閻皆樹燈竿森立如帆檣風旗五色悠揚蔽空都人士女雜沓通衢東自興仁門外關帝廟西南至蓉山麻湖悉開燈市往往陳列雜戲絲竹嘲轟若値春物未早之歲則緋桃練李時方盛開兼有花柳之盛又是孟夏上旬往

往値 太廟親祼法駕鹵簿平明啓發從官羽衛班行肅然時又春漕方集南江舟楫之盛最於一歲蓋此位置排鋪可堪作一大長卷苟能精細爲之當有勝於淸明汴河圖者多矣恨未得良畵史謀之今聞來鳳學畵第俟其功夫精熟與之商量可乎乙卯南至月瓛齋居士書

書陳芳家藏皇明誥命帖後

歲甲子春客有以前明寶慶縣主儀賓陳鳳儀誥命眞本來示者告戒之文鄭重簡嚴錦軸紫璽煌煌如新奉玩之餘益歎明室典制之美而同好士友爭傳觀之旣而進入 大內遂經 宸覽而裔孫陳芳蒙特付部將之銜後十有餘載芳

謄誥命爲方冊而來乞曰先祖誥命今爲內府之藏不敢望
還下之有日而深懼舊蹟之無傳於寒家望公假一言之重
以記其實以徵信於後也嗟乎芳之慮事亦可謂周詳者矣
謹按寶慶縣主爲堂邑王女而堂邑王爲英宗五世孫也銀
潢金枝理應擇配名族儀賓陳鳳儀亦必世閥有可述而今
其裔孫式微不能詳悉尤可悲矣嗚呼當崇禎之季中原人
士多避亂東出流離羈旅畏約隱伏雖時移事往而朝廷每
加軫憐屢飭收用終未有著顯於世者且其傳家譜乘類多
散佚荒雜足以發明門戶者鮮矣若陳氏之家操此兩度誥
命世守而勿失其爲中州華族孰敢置貳議哉況其原本藏

在內府雖永無還下之日亦將與琳瑯圖書垂傳於無窮今夫芳之作此副本葢爲家藏也珪壽素詳其事遂書而歸之

題晋州官庫所藏大明律卷後

余按事晋州索大明律吏以兩部進其一以活字印其一鏤版本也而紙色甚古字刓墨黯遂取活字本攷閱一日有暇乃閱鏤版本尾有短跋洪武乙亥二月尙友齋金氏作也其名字已刓缺而殘畫似哲似樵未知爲何人博攷或可得之耳其文曰

刑者輔治之法不可爲忽也尙矣諸刑家製律或有過不及之差有司病焉此大明律書科條輕重各有攸當誠執法者

之準繩 聖上思欲頒布中外使仕進輩傳相誦習皆得以取法然其使字不常人人未易曉況我本朝三韓時薛聰所製方言文字謂之吏道土俗生知習熟未能遽革焉得家到戶諭每人而教之哉宜將是書讀之以吏道導之以良能政丞平壤伯趙浚乃命檢校中樞院高士褧與予囑其事某等詳究反復逐字直解於虖予二人草剏於前三峯鄭先生道傳工曹典書唐誠潤色於後豈非切磋琢磨之謂也歟功既告訖付書籍院以白州知事徐贊所造刻字印出無慮百餘本而試頒行庶不負欽恤之意也時洪武乙亥二月初吉尙友齋金哲謹識盖其初亦以活字印之而後來有人爲之刻

版也其每條下方有雙行書若注釋卽所謂讀之以吏道者也悉用東國吏道方言以釋其文又往往有原文所未及者推演其意而廣之如立嫡子違法條中原文曰其遺棄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仍聽收養卽從其姓旣釋以吏道而推廣之曰父母亦難便棄小兒而見人財產富饒貪利爲安自已子息强置他人戶中冒稱遺棄小兒毀亂風俗者不在此限此其本文所未及也如此者應不止此一段余方按事匆匆未及盡閱嗚呼歷代律書惟此爲至精盡矣今淸律例皆原據此書則大明律一部至今遵用天下皆同而攷乾隆四庫總目特揭淸律退置此書於存目意者中有忌諱而然歟我

朝四五百年明啓刑書惟此是遵而國初名臣之致意於有用之書者乃如是焉凡今之士廢而不講只付諸吏胥故紙堆中披閱之餘不勝感慨此本未知他邑亦更有之否殘缺如此重可悲矣

敬題楊椒山楊應山二先生遺墨後

同治壬申孟冬會飲倪淡園恩齡室主人以椒山應山二楊先生遺墨相示卽椒山手迹平生始末若年譜之爲者及應山手艸劾魏璫疏也二先生手筆雖隻字片言皆可寶重況此兩本烈烈轟轟爲天地間正氣歷萬劫而不磨滅者乎後學於一日之內得見兩賢偉蹟又豈可煙雲過眼與鑑賞晋

唐名帖比而論哉齋歸寓館敬玩數日兩先生凜凜生氣髣
髴夢寐見之託名卷後自以爲榮敬書短跋以歸之昔拜椒
山祠堂拓歸先生諫艸若應山此艸未聞刻石如有有心人
爲之又願得一本也朝鮮後學朴珪壽謹記

題孟樂癡畫菊帖

淸陰先生歸自瀋館山陰孟英光爲畫丹心菊先生贈詩有
云他年爾到江南日倘記河梁泣別時孟生何如其人而先
生乃有河梁泣別語耶此其故宜思之張庚畫徵錄有山陰
人孟永光是必英光也錄稱永光字月心嘗游遼東後入燕
性高曠不樂仕宦其遊遼東正是爲先生畫菊之日而不樂

仕宦豈非自有所守者歟其字月心又安知非托意而爲隱歟珪壽嘗過瀋陽宿薛姓人家主人彷徨囁嚅夜深乃自言其祖進儒爲嘉靖時名宦子孫避兵東出到鳳凰城被執遂隷旗人慷慨掩抑曰當時貴國節義之士或縶或死於此城至今吾輩皆傳道也問君能記其姓名否答具在開國方略書吾曾讀過嗚呼中間二百餘年漠然水逝雲空而凛凛烈烈尙爲此地人激感不知山陰孟生爲何羈旅遼瀋而親見君子南冠之容晝必以菊奉贈其志所存可知也王漁洋感舊集錄先生朝天時諸作亟稱東國解聲詩東方人乃謂先生詩最協聲調故爲漁洋所取殊不知感舊之集自有精義

而其錄先生詩非直爲詩之合選也燕市人得傳青主水墨山水八大山人魚蟹小幅售價甚高非以畫也重其人也是卷之丹心菊若使海內有心人見之亦必因先生而重矣甲戌仲冬潘南朴珪壽謹識

題龍槐廬彭溪傳奇後

姜烈女湖南新寧縣彭溪村人也父業商遭兵亂失資歸農烈女幼約婚於同縣吳姓從征未歸烈女十六歲尙未嫁縣有土豪曰錢員外富而有權知烈女有殊姿故以財餌其父從而脅求之烈女急迫宵走吳家錢豪又利誘吳家翁姑於是閉烈女於樓上而讌錢豪於樓下烈女知終不可免遂縊

焉事在同治二三年而錢之伯高官也一鄉噤不敢言龍繼棟號槐廬婦家在新寧故聞其詳而哀之演爲傳奇丙子春從燕使之回迻示要余題評姜大姊完節須立一佳傳以續中壘之編今乃詞之曲白之演爲傳奇欲使文人墨客孺子婦人無不觸目盈耳感激嗟歎繼以憤惋從以唾罵一以裨補風教一以誅斥姦頑得風人之旨嚴董狐之筆是爲作者苦心爾若夫纏綿悽惻不忍終讀文字之妙且不暇論矣彝倫綱常王政所先前明洪武中有軍人脅取民婦有司知而故縱明祖怒之盡行處斬如斷此案則未知當何以處之

彭溪傳奇向得李菊人携示披讀之餘不勝激慨聊題數

語請松琴大人正之

題邵亭遺墨帖

戊戌歲余於浿上晤三登宰沈侯袖示邵亭病中志懷之作盖絕筆也撫覽之餘不覺涕涔涔旣而沈侯裝爲帖要余轉示同志友朋亦余對侯有不欲泯沒之語故也邵亭墓艸已宿是帖尙存余處披玩益不禁愴然記甲子春余與邵亭同日被講官之命伊後四五年余則按節居外橫經登陛之日邵亭爲多敷奏演釋明白懇摯引君當道之誠溢於辭色今其臥病中力疾題詩忠愛惓惓後之覽者雖未嘗見公尙可知其立朝本末爲何如人矣公嘗奉使中國與儀徵張午

橋丙炎友善及同治初載午橋與諸翰林取經傳中切要語
修講義有成書以資經筵啓沃公聞而求之午橋爲寫寄一
本未幾而公歿午橋遙致文侑之有曰 聖賢王幼冲端賢輔
導方賴老成引之當道遠索講義冀進規箴責難陳善欸欸
忠慨公之一段衷誠爲中州士友所爭感而見重有如是矣
今其講義尙在公家余亦曾一寓目愴念公求此書之志苦
心所在爲何如也與此詩帖共爲之摩挲歎息不能已也

居家雜服攷序

吾弟藻卿夙有異質童年嗜學以禮律身經禮十七悉以綿蕝習之盡其繁曲默通精義于廟寢之制器服車旂章采之物辨之尤詳攷據證引不外經傳而明白纖悉皆合人情嘗謂士冠三加具玄端皮弁爵弁之服者士之盛服固無進於是者然在家則事父母玄端其服也在朝則事君上皮弁其服也在廟則事鬼神爵弁其服也成人之事於是乎備焉記曰三加彌尊喻其志也此之謂爾非朝服也非祭服也苟焉充三加之數已豈非失其義陳其數有司之事者乎葢禮家

言三加之義從未有此論也先君子嘗深許其說歲辛卯藻卿年十六將冠爲製深衣衣裳之制而以今之朝祭禮服備成三加之儀藻卿旣美顏貌素嫺禮容于時赤芾朱裳鳴玉出房衆賓在位莫不爲之灑然改容也旣而藻卿謀於余謂今朝祭法服尙有周家典型獨士大夫居家爲禮闕然無衣裳其婦人服飾違禮益甚前輩有識久已言之究諸古法惟玄端宵衣在九服六服之外爲士家正服議禮非匹夫事也雖然原據經傳立爲一說足以補先儒之未備而深衣之疑殆類聚訟亦庶乎因是而辨之余時樂聞其說不揆僭妄輒爲立稿周歲而得居家雜服攷三編藻卿自以幼年于筆墨

記述退讓不居是以掇輯論說皆出余手至若沿流溯本旁
引曲證縷分毫析心解手驗使古制之茫昧未詳者燦然目
前又爲之圖繪加以評駁以相發明凡書中之緊要精切藻
卿之力十居七八且欲自爲一書次第及宮室器車纚纚然
樂不可勝不幸門祚衰薄天倫知己一朝云亡復臨此編中
腸如割廢置篋笥久不忍啓歲月侵深同志友生往往發取
讀之謬加稱道而殊不知是書之作本出於藻卿之志也藻
卿嘗言橫渠張子議買田一方試畫數井誠以文字空言不
如目驗實事爾士大夫苟能移池館亭榭之娛則廈屋一區
不難成之矣減珍怪玩好則竹木方圓之器可試爲之而去

奇邪便褻之服則逢掖端韠可試製矣子弟能拜跪試令習升降揖讓周旋於其中然後當自知今人起居飮食全無法度而周公之禮却甚簡易行之於今無難事也嗚呼其篤信古人有志邁往非區區拘泥於儀文微末者所能言也豈天不欲廈屋禮器之有成而又不假之年壽不及有一卷書著述以示於後後之君子當知余於此編有無窮之悲也辛丑仲冬旬有五日潘南朴珪壽題

雜服攷既脫稿藻卿又復手寫一本此本是也乙未夏在章山謄較遂成絕筆仲冬旬有五日乃其亡日也歲月流駛已六更曆矣窮山歲暮復値玆辰竟夜

無眠明燭書此珪壽又識

文貞公文鈔序

七世祖文貞公汾西集十六卷附錄一卷藏版于天安郡廣德僧舍又有在笥稿二十卷藏于家皆先祖手筆艸墨也宗子之家數歲以來喪禍荐酷傳世書籍散亡殆盡而在笥稿全部亦在佚中嗚呼痛哉吾家舊有寫本汾西詩文四册亦佚其半其標識稱曾王考遺稿者葢我高王父章簡公親手錄定也今取原集與之對較則其同異詳略多有互相出入者竊意原集既鏤版行世而高王父復鈔家藏存稿以成此編者則在笥全部今既不可復見而幸得此本猶傳其十之

一二槩矣然卷帙單寡旣難孤行而竊觀唐宋諸家文集亦多重訂別本體裁規撫各有取義輒敢不揆僭妄參合原集重整編次今得詩古近體共三百二十八首爲第一第二卷序記共十七篇爲第三卷書牘五首爲第四卷碑誌七篇爲第五卷行狀四篇爲第六第七卷祭文七首爲第八卷辨策賛銘頌題跋共十七篇爲第九卷附錄一卷共計十卷題曰文貞公文鈔誠以選錄旣簡而且以示別使後之人知汾西原集自有剞劂全本也嗚呼恭惟先祖種德垂庥孫支競爽惟我高王父之世大功兄弟且十有四人鴻儒名卿同堂而飯食所以繩述先訓貽詔來許者亦旣深且遠矣則凡家集

遺書是必人抱一束而家弆一部今若聚而合之則斷簡逸編必將復有所得而數卷遺艸不獨吾家有也顧後屬疏遠散處異鄉搜訪萃集未可倉卒庶幾其相與告言而贊成之者深有望於族黨之諸賢云爾時乙巳仲春不肖孫珪壽謹識

河忠烈公貫系辨誣錄序

河忠烈公貫系之誣公之裔孫始澈爲辨三編誣之大目有四變貫也冒祖也絕倫也易姓也其變貫奈何非族者雖稱忠烈之孫患不可忽變其貫鄉不如變忠烈之貫以從己也於是乎變貫之誣作焉其冒祖奈何雖變貫以從己不如移

忠烈而繫之譜牒豈可徵信於是乎冒祖之誣作焉其絕倫奈何所大患者漏網之血孫也寔出忠烈之長子不如磨滅長子之名可斬除本根於是乎絕倫之誣作焉其易姓奈何終患有磨滅而不得者不如變換其姓以疑亂人也於是乎易姓之誣作焉誣之者譎計詭辭巧僞百出援據證引皆足以眩惑朝野而父譸子幻世增其誣積久至百年有餘譬如勍敵盤據城壘已成非單師奇兵所可破者後之君子觀乎是編自可知始澈之沈痛激憤可謂張空拳冒白刃不慴不撓矢死靡悔而條分縷析竹破氷散彼之飾詐造贋杜公眼撰己私者竟使畢露而莫掩不亦難乎哉始澈號丹餘謂丹

溪之餘裔也不佞識自弱冠時葢其辨明攷證悉據國乘野史郡誌家牒與夫前輩昔賢之書疏箚記如有片言隻句可相發明卽日往求視千里如戶庭是以遊歷京都湖嶺歲率五六往還家甚貧資斧無從出啜囊菽飲水走數百里不飢一日裹創左手血淋漓來見余泣曰吾有血書呈大宗伯閽者不納也出自袖中其腥射人赫然可畏且曰遇他宗伯十遭屈我我可一笑惟此宗伯故泣耳葢號籲 蹕路而淵泉洪公方在宗伯幾爲誣說者所誤也不佞亟謁洪公曰人有血書而閽者不納恐爲盛德累耳洪公大驚遂令兩造而曲直乃判丹餘之墓木已拱而其家以辨誣始末將付剞劂其

求序於不佞宜矣丹餘訥於言辭而敏於辨駁拙於文詞而精於攷核平生誠力皆在於此殆忠烈有靈不徒血脉之不泯也雖然不佞嘗為吏凡遇詐偽之訟論其大體而已不復一一攻破其詐偽盖彼之搆詐作偽類皆鹵莽荒雜不如留之使有識者皆得一見而辨之若復屑屑然辨明安知不奸細者乃覺其謬而改易變幻由麁而入巧乎夫忠烈公臨命遺券詐偽之麁而易辨者也鶴寺魂記之暗謄而焚燬詐偽之凶巧而難辨者也是書刊布而丹溪之族無復丹餘其人則吾恐彼之詐偽有愈出而愈巧者為丹族而憂之云爾

重刊鄭剛義公實記序

余嘗以嶺南繡衣御史過永川之朝陽閣庭畔有臥碑磨礱已久而無文字之刻恠而問之土人曰吾邑當萬曆壬辰陷於倭寇邑人進士鄭世雅與其子宜藩倡義起兵是時新寧武官權應銖亦招募鄉勇遂與之合兵剿賊克復吾郡朝廷嘉兩義士之功于存于歿皆累蒙 褒贈而兩家子孫爭欲以全功歸之乃祖聚訟不息雖治紀功之石迄無紀功之文也余聞而悲之昔韓文公辨張中丞許濉陽死節之有先後深恨兩家子弟不通二父之志夫鄭權二公非有官守之責非有素養之士而當狂賊鴟張之日倉卒糾合義旅奮不顧身此其志功利是爭者乎二家子孫不惟不通二祖之心脫

有緩急以若卑下陋淺之志豈能效乃祖當日之爲哉旣而鄭權之孫復迭訴其事於御史余據事理而兩觧之後十有餘年鄭家有遊於京師者權孫疑其專揚厥祖之美而奪權公之功乃搆誣於捕盜將欲以危法殺之于時余職在參聞廟務爲辨其孟浪而事遂得白又十年鄭公之孫熙奎以重刋鄭公實記來求序於余且曰吾祖蒙　賜諡剛義久矣而宗家不戒于火諡誥今亾則權氏乃謂未嘗易名而僞託剛義也作爲文字以眩惑一路士林是又孱孫之痛心者也余按館閣所藏名臣諡考載鄭世雅諡剛義致果殺賊曰剛先君後已曰義權應銖諡忠毅危身奉上曰忠强而能斷曰毅

夫二公之同功一體節惠之文並紀太常蓋如是矣後世子孫必欲軒輊之不已自犯詆誣抑獨何哉噫龍蛇板蕩之際孤忠卓節豐功偉烈極一時人物之盛卒成中興大業至今三百年來 聖朝之酬報崇奬靡有不及獨恠夫稱述先故而希望干求者迄未已焉今夫炳耀已施之典尙或誣以詐僞則張皇揚美之辭必不無乎假飾末俗澆漓重可悲矣若夫鄭權二公之績具著於國史野乘無待乎子孫記述而今剛毅後人重刊實記蓋亦不得已焉觀乎僞諡之誣鄭權二孫之是非枉直大定矣備書以歸之

圭齋集序

圭齋太史詩文雜著共若干卷公弟元裳尚書蒐集巾衍遺草而得之付諸剞劂公之爲文僅止此已乎嗚呼何其少也亭林先生曰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爲也公與余益嘗深服斯言顧余魯鈍汗漫其於文字之業無所成就若公則以絕異之姿通明之識經緯經史貫穿百家其發爲文章必有至足而不能自閟者今存稿副本乃不過尋常應酬之作草草如此豈非公之立志不欲詞翰自命而有所不屑者乎自唐宋以來爲史傳者有文苑儒林之別誠以文章名家著述傳世其致有不同也夫沈潛義理縷分毫析有以羽翼經傳啓發後學又或講求治理修明禮樂有以尊王黜覇爲

法後人以至詰戎課農測天括地之類非學有根柢專心爲經世之大業者不能也夫君子之於學也其游藝擇術亦各因其志之所存才之所長而已公與余其嗜好趣尙靡有不同是以竊自以爲知公深者莫余若也惟此寂寥數卷何足以見公之志之所存才之所長乎公嘗與余言古來治經之家如康成諸儒多閒居專功不爲仕宦所奪若杜元凱則戎馬之間不輟箋註著書如鄭漁仲馬貴與諸人亦皆不縻爵祿優游自得若杜君卿王伯厚鴻典鉅編在其翺翔廊廟之日以此言之吾輩但患無其志不患無其暇耳公之篤志邁往有如是矣今其經史商訂之跡徒見丹黃塗乙宛如昨日

而天乃不假之年壽豈所謂命耶記歲庚戌余晤公湖南公在藩司奉　景陵諱經年尙未歸也相對流涕道　先朝舊恩余與公約買田洌水間卜居結鄰扁舟載書日與往還其樂可敵百年而載之空言者亦可就幾厨書矣公喜甚然顧余亦卒卒未遑且俱戀眷明時此計晼晚而今余握筆爲公遺集之序不亦悲哉公中年所輯有海鏡細草解推步續解儀器輯說諸書余向在燕都與太原王軒霞擧遊知其留心筭數今擧而贈之霞擧必服其精詣而壽其傳矣

屯塢集序

客有褒衣博帶抱十數卷書造余門而言者曰吾師屯塢處

土篤學力行七十九歲而卒其言曰程朱兩夫子後孔子也李文成宋文正後程朱也學聖人必自程朱始學程朱必自文成文正始雖微言細行一經朱宋定論者决意邁往罔敢疑貳此其遺書而言行略具焉願惠邀公一言以弁首徵信於後世也余既無眞知實踐可能發揮儒者業且株守前賢戒不喜藻飾空言遂揖而謝之客不信余言旅食數月謂不可徒手而返其意有足感人者夫天之生斯民也農工商賈以業自食而惟士之食於人者以其有治人之道也王公大人以至凡百有位其以道治人雖職有小大爲士則一也乃有華門圭竇砥礪廉隅以自修厥躬者人或謂一鄕之善士

而殊不知以道治人之功不讓於有位之君子也蓋余昔聞諸學士醇溪李公夙知屯塢處士學有淵源踐履篤實蔚然爲北方人士宗今閱其所與往復前脩諸公書牘益知其造詣之精深而於醇溪公爲千里神契也其門弟子謁余者又皆重厚質慤動止有容儀豈非處士之學敦本務實躬行心得足乎己而及於人者乎集中諸詩文特餘事耳所著日籍八編起自六十八歲迄其沒凡十有二年晝日所爲言行動靜悉記之其讀某書幾葉見解新得悉記之以之體驗而自警焉律己用工之刻苦精嚴老而彌篤乃如此矣嗟呼君子之於學也非欲獨善其身也譬諸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

人處士屢被論薦除職不就雖終老林壑而表率矜式使一方之學者觀感起勸彬彬然讀聖賢之書與孝悌之行涵育於　熙朝聲明之化若處士者可謂無其位有其事不負其爲士者也後之君子讀其書自當有辨之者來余謁文者李綱洌許侖林熙晉也

西歸集序

西歸李公詩文共若干篇後孫節度承淵裒輯校正附以公伯氏雲巖遺稿求序於余曰先祖兄弟富有著述中世燬於火今玆斷爛殘編不忍遂付蠹鼠爰謀鋟梓庶幾君子之藉以尙論而來裔之有所承守也余既讀而歎曰公兄弟大義

高節固不待文字之傳不傳耳然寂寥一卷書使人激昂悲憤不能自已是豈徒以文章而然哉余少讀黃文景公皇明陪臣傳敍述司諫李公興浡上疏斥和與其弟有慷慨語然不爲其弟立傳及得陶菴李文正公所著錄始知其弟執義諱趣浡而兄弟秉義棄官相携入山終老靡悔雲巖西歸人稱所居而爲號黃公之不爲西歸立傳殊恨其有遺也嗟乎歷代興亡之際忠臣烈士之成仁全節磊落可記而未有盛於宋元之交自夫故家世族以至伶人賤工以姓名傳者殆千百計其隱蹤晦跡又不知幾何其人也然從未聞藩服侯邦最多死節之陪臣自靖之遺民如東國之當崇禎季年也

此其故何哉亦皇朝眷顧之恩偏厚於左海也亦 先王培
養之化積累於百年也是以所遭値晦冥震剝未必叓甚於
宋元之交而士爭以舍生取義得正而斃爲報天子也爲答
先王也至或曰無不死之人無不亡之國欲社稷與殉而
無少悔其烈烈轟轟可謂日月爭光而天子之厚吾 先王
吾 先王之媚于天子於此可見夫豈前代之所可比論哉
嗚呼天翻地覆明統遂墜而天下抱恨齎志之士遯跡棲遑
得以完節沒齒者不可勝數時代稍遠駸駸然著顯于當世
無復忌諱隨之以褒揚梨棗其文字俎豆其鄉里中原士大
夫之心亦可以少釋鬱結矣然而寤寐摽擗終不能前王之

是忘何也竊惟三代以下得聖人之位行聖人之政無大無小爲範爲式四海生靈至今日享其福澤明皇祖攸賜也由是論之雖謂之皇業未亾可也余嘗北游燕都得與有識之士揚扢言議觀其典制法度大抵遵守前朝而萬曆崇禎毋后聖容往往盛飾寺觀而崇奉之亦可見都人士女之情矣由是論之雖謂之明室尙存可也今序西歸之集牽連而書此者李 公而有靈庶可慰誰將西歸之歎而感好音之懷矣

瓛齋先生集卷之五

潘南朴珪壽瓛卿 著
弟瑄壽溫卿 校正
門人淸風金允植編輯

祭文

祭北海趙公文 庚寅二月

維年月日酹于某山下某坐之封拜且哭曰嗚呼此北海趙公之墓也嗚呼趙公之靈知來哭者朴珪壽乎其冥冥忽忽而無知乎其赫赫烈烈無不之乎其將峙而不頽秀萬仞之喬嶽凌蒼穹而崔嵬乎其將流而不渴汪汪者爲陂澤浩浩

者爲溟渤乎其將聚而不散若天河之皎皎若啓明之爛爛乎跡存沒而無憾理幽明而豈殊惟其淸愼豈弟之德莊重雍容之儀溫厚典麗之文本經支史之學嗚呼不可復見矣

嗚呼小子生晩學淺謏陋寡聞無足言者惟我公忘年位之已高愛至愚之一能屈長者之車轍解孺子之懸榻凡所以獎詡傾倒者非惟視之以可教而已方其歡樂之極縱談論古來民憂國計文章事業成敗安危之蹟同異得失之辨以至制度之沿革聲詩之正註纏綿惻怛慷慨激昂光明磊落纖悉反復開豁志士之心胷皷發文人之神情每一開襟所獲承者累十百言覺中心之如飽忘白日之西移嘗謂此樂

可敵百年嗚呼不可以復有矣嗚呼古之達人視存化爲寄歸齊彭殤爲一理夫由我公而視之亦復何忻而何感竊自念其漊落焉而心無所樂倥侗焉而疑無所質不敢爲公悲焉爾抑亦自以爲悲爾嗚呼公靈有知尙亦悲小子之苦心爾幸而立身行已得免於君子之譏又幸而得附傳姓名於斷簡蠹編之末百世之下人有定評以爲之人也如斯如斯惟是可以不泯其苦心而不孤我公知照之盛爾嗚呼公靈有知尙亦悲小子之苦心爾尙亦悲小子之苦心爾矢心以告嗚呼哀哉尙饗

祭外舅李公文

維己酉二月朔日庚子潘南朴珪壽謹以菲薄之奠哭訣于外舅故郡守延安李公之靈曰嗚呼公之沒今爲三匝朔矣聽其自然以還太虛存順沒寧何憾何感伯道無兒不暇爲公恨矣黔婁布被不足爲公悲矣跡公平生淸苦澹泊崎窮孤枯此夫君子之所謂命也公之達觀高識固已安之而無怨處之而無悔介然自守全以歸之顧安用婦人孺子區區之語紓述悲悼之情爲哉嗚呼公之疾革矣而珪壽縻職禁省不敢言私逮夫奔走來歸公之在殯已有日矣竟未得躬自效於夏商祝之事此足爲幽明之恨而尤有所鬱悒于中者公既無嗣嘗擬以從孫一人間代爲後而置疑古禮之合

否未有遺令之丁寧或者撤瑟之辰欲有一語思見珪壽而未得歟昔者晋之荀顗以兄孫爲嗣何琦之從父以孫繼祖而琦謂禮緣事興不拘於常也雷次宗之釋儀禮爲人後者之文以爲不言所後之父者或後祖父或後曾祖凡諸所後皆備於中庚純之言爲人後者三年或爲子或爲孫何琦庚純古所稱知禮君子是以有識之士據此數說以爲間代取嗣於禮不悖雖然竊謂禮之爲用惟時爲大葢有可通於古而未可通於今者而况攷諸律令旣無國制從周之文庶幾寡過無己則姑令從孫而攝主以俟昭穆之有繼是爲後死者責歟嗚呼忽憶往歲之春珪壽射策東堂歷就公第蒼苔

滿庭闃若無人遲徊於古梅樹下公癯顏華髮開戶覘之聞從塲屋歸笑曰余忘之矣今日乃會試耶嗟乎公於聲利芬華蕭然無累而獨爲老女婿望其一科名宜若汲汲倘不啻罣諸胷中有如是耶嗚呼冰蘗之操狷介之姿樂易之韻老成之典型尙誰能識之耶日月有時靈輀將啓而東郊新阡乃二十里近耳庶能時過其下澆酒宿艸以不負車過腹痛之戒耶嗚呼哀哉尙饗

謁先祖戶長公墓文

維歲次辛亥三月戊子朔二十八日乙卯後孫通訓大夫行扶安縣監珪壽敢昭告于顯先祖考潘南縣戶長府君伏以

恭惟我祖神聖之裔種德毓慶綿永百世孰非其孫雲仍千億磊落聞望亦在賢德血脉繩繩以暨我躬靜思骨肉感念無窮銅章華轂宦遊南國虔具菲薄來拜塋域周瞻僾然若承慈顔黃耈鶴髮顧我以歡曰此小孫云誰之兒左右余膝載嬌載癡婠妠其容亦有姱服曷不撫愛受茲介福小孫有辭稽首祖考祖考之賜匪粟匪棗祖考多福本支悠悠恐墜厥緒爲祖考羞錫類餘慶祖考默祐俎豆文獻庶有承授小孫稚騃尙未抱子每念宗祀靡所底止精神氣息一理相通再拜默禱訴我苦衷賴天之靈祖考之休挺生偉人景貺潛周報國承家休有光烈惟我祖考豈不以悅明明我祖厥初

感生豈必高禖先祖是聽尙饗

忠貞朴公審問神道碑銘

有明景泰七年前行禮曹正郞朴公審問充質正官赴京師十月丁未還到義州聞成三問等六臣謀奉 上王復位事覺而死夜召從行人授一封書曰誡吾兒必以 上王時所除禮曹郞題吾墓也六臣之謀吾實與焉今六臣者敗而我獨生何面目歸拜先王乎遂飮藥而卒當是時死事諸臣皆遘禍甚烈而公之死遠在徼外則忌諱怵惕黯昧不顯而惟寧陽尉鄭悰 上王姊敬惠公主儀賓也密記六臣事始末幷及公之死甚悉 純廟甲子大臣以公後孫景雲爲祖申

籲據鄭公之記論奏曰　端宗舊臣朴審問其爲主死節不下於六臣宜贈顯秩乃　命贈吏曹叅判戊子并祀于　莊陵側六臣之彰節祠　哲宗丙辰加　贈吏曹判書兩館大提學　今上八年辛未　贈謚忠貞事君盡節曰忠清白自守曰貞於是乎公之大節始大顯而炳朗乎百世矣公字某號清齋朴氏系出新羅王子其封邑密陽者後爲密陽人高麗時有諱思敬典法尙書上將軍推誠翊衛功臣寔公曾祖也祖典儀判事諱忱錄本朝開國勳考諱剛生號蘿山耕叟倡明程朱學一時英俊咸以經術推重官集賢殿副提學　贈左贊成妣坡平尹氏三司右尹承慶女擧三子公其季也

生于永樂戊子幼聰穎見者期以大器及賛成公卒二兄先亡年纔十六煢然孤子能居喪盡禮養母盡孝篤志力學有士友望宰執剡舉補仁壽府丞司醞署直長正統丙辰 世宗臨軒策士擢丙科公以法家子聲譽藉蔚物議許以清要女弟有選入後宮者封莊懿宮主以是兢惕歛退丁巳朝廷將開拓六鎭都節制使金公宗瑞辟爲從事諮以邊務公曰或以爲拓其地逐其人非王者綏遠之政然野人勁悍朝夕反側不如徙南民以實之計在萬全金公力請于朝一如公言北邊頼安以勞陞拜禮曹正郞景泰癸酉惟我 端宗元年也領議政皇甫仁左議政金宗瑞右議政鄭苯死於國難

而 世祖受禪尊 端宗爲上王公慷慨語兄之子仲孫曰自靖人自獻于 先王者何謂也遂謝病杜門公素友善河忠烈緯地成忠文三問李忠簡塏時相過從方公之充質正官赴京與諸公飮餞悲歌感憤歔欷流涕人莫能測及公之臨歿有言子弟家人始知其矢心與六臣同死者久矣嗟乎六臣事發在公出疆之後六臣者雖欲無死不可得公則若可以死若可以無死是以尙論者以公之死爲難雖然公之隱忍不死亦已久矣思欲有待一伸其志而竟無奈何則亦死而已此六臣之志也此公之志也惟我 聖朝褒忠義奬節烈度越前代無微不闡無幽不彰則六臣與公之顯晦先

後不足論也配淸州韓氏副使承舜女聞公訃從殉生七男
一女元忠文科通判元恭司直元懿司直元正進士元良生
員元溫元俊護軍孫男十有八人後承番衍代有聞人興勸
儒學俎豆於珍島曰衍破倭於嶺南謚毅烈曰晋扈駕南漢
曰隨亨陪　儲君瀋陽賜御書忠節曰敏道以孝旌閭曰麟
壽此其最著者也嗚呼天之報施於公視六臣爲厚矣銘曰
維高陽郡里曰元堂其崇四尺有封于岡大書深刻禮曹正
郎是維忠貞朴公之藏維此忠貞百世流光六臣與儔死爲
綱常扶日虞淵欲返榑桑謀則疎矣義塞穹蒼庶無愧色歸
拜　先王星冠玉佩左右雲鄉捐生成仁遼海茫茫始晦終

題悠久彌彰太史作銘用詔無疆過者其式咨嗟徬徨

成均生員河君墓碣銘

生員河承門以其先王父家狀來乞銘余雅不樂與人作諛墓語辭之固而請愈固相守不去余旣不得已且感其意取讀其狀曰嗟乎是可以銘也夫是皆家人庸行人倫之所當然無甚奇異殊絕人莫能及焉者是可以銘也夫葢幼而穎悟能慮事周密能急人之難長益自修專心經傳事親致養歿致其哀篤友弟妹推及同堂恤孤立產咸有條理祭祀賓客無惰儀無倦色充是類也苟進身於朝又豈不事君盡節者乎無藻繪之文夸飾之辭而一鄉之稱善士無二辭其可

以銘也審矣按狀君諱致龍字雲卿河氏丹溪人以　純廟
癸亥生中丁酉生員乙丑十月卒葬于開城府西墨只洞卯
坐原配金海李氏勉祚女無育繼配陽川崔氏鎮日女生三
男二女男鑄鏡銑女適李殷榮崔基順凡君之居家行誼有
鄉人士某某之誌若狀今舉其綱而不細述焉初靑松郡事
河公諱澹生忠烈公諱緯地景泰丙子六臣事發忠烈公四
子並及於禍長子生員諱璉有子曰沈以父命依平邱朴氏
轉匿開城晦迹沒世是生諱順福生諱雲鶴生諱永柟猶懷
畏約變本貫稱澶溪人韻書澶時連切音蟬乃俗人讀若丹
其變丹稱澶者式微流離未必博識音韻惟諱丹溪是急而

從俗音誤也生諱淸運生諱貴賢生諱元澄當　肅廟戊寅
端宗復位始復貫丹溪是爲君高祖曾祖諱泰文祖諱宗
濟考諱始千武科及第妣淸風金氏澤寶女也有晉州人河
龍翼僞冒忠烈爲祖久之聞遺孫在開城要與合譜君之曾
祖拒不從及　正廟辛亥追酧死事諸臣及其子弟於　莊
陵之側忠烈公四子璉班琥珀並列焉冒祖者深忌忠烈血
孫之自在也乃或稱璉班是琥珀之別名非別有其人也乃
或稱璉本池姓原非河氏也君之族叔父有老人名始澈努
目張拳力辨其誣彼之變詐百出眩幻譎詭而乃窮追亟攻
搜姦剔僞博證旁援剖槩破的彼之情狀畢露莫遁其奔走

公卿大夫間涕泗橫流悲憤如不欲生者數十年余時年少聞其辨甚悉爲之感歎今叙君祖系不可不具書其事俾後人知君之爲忠烈公血禪令孫芝根泉源之有自也銘曰

赫赫忠烈得有遺裔灼見天心不殄厥世隱約沈淪中多修謹叢棘堆璞蘭翳玉韞積久乃發一理孔信忠賢之後豈其不振惟此鮮原善士攸藏銘詔後人必大以昌

洪處士墓碣銘

始余莅龍岡縣聞諸生有洪氏尙贇褒衣博帶坐必跪立必拱蚤夜所服習非俗士業余邀與語質慤之意溢於辭色心異之曰子之上世意必有敦行君子模範後人者乎尙贇作

而言曰吾王父篤志好學以處士稱於鄉葢生有異質倜儻
不羈喜從俠少爲豪舉嘗被伯氏警責授以朱文公小學書
旣受而讀悅然歎息曰不學其何以自立乎雖然學不可以
徒書爲者吾當孰從而問道或言金先生元行在渼湖爲當
世儒者宗遂乃委贄請敎久之得聞誠敬明德之說以克己
從善切問勇往大爲先生所奬詡及歸彌奮迅自礪晨興灑
掃整襟一室益用力於經傳旣學有所受晚益精詣深造於
洛閩諸子之書吾鄉僻處海陬爲士者終歲矻矻惟是功令
文至是遠邇聞風從學者衆每戒舍近趨遠騖外近名之弊
一切以存心主一務本踐實規之林泉暇日輒携冠童逍遙

命酌從遊者靡不陶然心醉葢王父爲學之醇正襟期之昭
曠尙贇何敢典型其百一惟是明府有問幸乞一言以賁墓
門之刻既而抱家狀來謁余未果許而觧官歸歲輒裹足千
里其請愈勤終未可孤其意謹按處士諱任濟字景尹洪氏
南陽人以高麗太師諱殷說爲始祖有諱彬德業文章爲麗
代名臣諡康敬公至曾孫諱康封鹽州伯子孫爲鹽州人後
復貫南陽處士寔鹽州之裔孫祖諱信得訓鍊院僉正考諱
疇九妣晉州金氏泉鎭女處士以　正宗十年丙午閏七月
七日卒距其生丁未爲六十歲葬于龍岡神德山坤坐原處
士慟早孤沒齒無華美之服珍異之食及居母憂廬墓終三

年毀瘠幾滅性事伯氏如父接鄉人以禮忠信欵樸爲州閭所推服嘗取易傳敬以直內之義扁其齋曰敬直學者因以爲號云處士起荒遠寂寞地得賢爲師學有淵源斯爲難能矧乎矯揉氣質卒能有所成就卓然矜式於後生不亦豪傑士乎配晋州姜氏萬倘女繼配淸州金氏萬維女俱窆龍岡栗峴四男龍彥元配出龍獻龍健龍顯繼配出龍彥一男尙根四女適李東一金大垢金尙龍林孝元龍獻取龍健男尙柱爲嗣龍健四男尙柱尙贇尙權尙楨二女適尹在敦金錫老銘曰

處士初年瓌奇卓犖踔厲奮發折節爲學遐舉拔俗求于人

師示我周行坦塗如砥歸來充然如飽菽粟敬以直內造次
被服匪以獨善訓厥蒙士其風篤厚施及州里處士之鄉我
晉觀俗銘以詔後庶無愧悳

吏曹判書 贈領議政尹公行恁墓誌銘

正宗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大王賓天之越明年辛酉吏曹判
書碩齋尹公不得安於朝出爲湖南觀察使旣而遘禍益烈
卒于薪智島之謫舍後六十一年辛酉公子判敦寧府事致
仕奉朝賀公素衣素帶銜恤如初撰次公言行立朝本末以
幽堂之誌命諸珪壽辭謝不獲珪壽眇末後生不及見先輩
盛時世故百變年代浸舊所聞所傳聞無幾顧何能爲文字

以徵信於後世哉雖然乃激感於中心者則有之嗚呼我
正宗大王以聖神之姿臨君師之位蒐羅英俊作成人材汲
汲如不及焉而惟公應時而作終始契合之盛前代罕比逮
夫 上賓之際爰有密勿之托是必公之才猷器識足以濟
時艱危而 聖母之嚮用者以此 冲王之倚重者以此乃
不免游辭之誣之奇禍之中之抱追先報今之志不瞑於絕
海之外豈所謂時耶命耶千古君臣之際有遺憾矣謹按公
諱行恁字聖甫初諱行任 純廟五歲手書公名任字加心
正宗命改從元子所書又取易碩果不食之義 賜號碩
齋尹氏本貫坡平始祖高麗太師諱莘達至諱威封南原伯

子孫移籍爲南原府人世以忠孝傳家仗節死義之臣繼跡史書至崇禎時有南陽府使諱棨遇淸兵怒罵不屈死之贈吏曹判書諡忠簡有弘文館校理諱集抗大義斥和議殉節于瀋陽義聲動天下　贈領議政諡忠貞有進士諱以進聞甲申之變不復應擧授官不就遺令題神主曰崇禎進士忠簡忠貞兄弟也而崇禎進士於忠簡爲從曾祖兄弟之子也曾祖諱泓敦寧府都正　贈吏曹叅判龍平君祖諱宗柱贈吏曹判書龍安君考諱琰　世子翊衛司翊贊累　贈至議政府左贊成龍恩君龍平君寔忠貞之孫而繼忠簡之後龍恩君繼龍安之嗣而寔崇禎進士之曾孫也配　贈貞敬

夫人慶州金氏郡守致慶女繼配貞敬夫人漢陽趙氏宗哲女應教備玄孫也趙夫人方娠夢入文廟以 英宗壬午生公自幼聰明秀異未弱冠而著錄盈箱質禮疑論時務皆經世實用之學也 正廟每召四學儒生臨殿親考講製公進止有風儀 上未嘗不屬目而稱道之壬寅擢庭試癸卯除藝文館檢閱承政院注書選抄啓文臣除奎章閣待教 眷注益隆閣中諸務一切委公修明甲辰拜 世子侍講院兼說書戊申承政院隸有犯罪者以公曾在注書不能檢束命配成歡驛旋宥冬拜司諫院正言己酉除義城縣令換授稷山縣監尋移高陽郡守八弘文館為副校理副修撰間除

司僕寺正西學教授出爲果川縣監公在高陽弊有矯革
上旣試公吏事而及除果川時將遷 顯隆園于水原路由
是邑又當營建行宮供頓功役旣繁且鉅民不知勞而籌畫
悉辦拜直閣以遷 園時地方官陞通政階拜承政院同副
承旨累拜至左承旨間拜刑曹參議庚戌拜廣州府尹始忠
貞公之北行也被執於府城公痛不忍赴任上疏陳情 上
許之辛亥除楊州牧使壬子拜司諫院大司諫兵曹禮曹吏
曹參議癸丑拜工曹參議 特旨差備邊司副提調 上謂
近臣曰自尹某之處籌司予不復下行有司之事逸於任人
不其然乎甲寅拜禮曹參議馬島守有書契舊規須禮曹參

議答之萬曆壬辰公七世祖文烈公諱暹禦倭殉難公義不
答修好書上疏遞免尋差整理定例堂上乙卯春　上奉
惠慶宮謁　顯隆園進饌于奉壽堂遂行養老設文武科賑
民犒兵以廣慈惠儀節繁縟財用浩大公旣專管諸務而禀
旨裁定檢飭百司節費省煩動中機宜公自通籍以來受知
益深　上之待公如家人父子公感激　殊遇殫誠自效若
夫一二事功之見於歷試而通敏鍊達人所推服特公之餘
事耳論議於淸燕之地諮畫於帷幄之中凡經邦御世之略
上所以及於公者英謨神筭非外人所得以知則是固人臣
之至榮而孰知他日之禍末始不伏於此乎戊午五月丁太

夫人憂始公十歲而孤敎導成就皆從母敎　上念太夫人之賢　特賜賵賻且　御筆誌其墓曰賢肅太夫人之藏公方守制　上有所述作輒　賜札質問而經傳疑義之往復答問有裒然成書者庚申六月　上違豫屢降手札託以後事二十八日昇遐　貞純大王大妃命進一階授公都承旨促令入臨時倉卒未及宣　遺敎公詣大臣就　御榻前書　敎曰大寶傳于　王世子宣讀畢且正色曰　大行王平日未嘗近宦侍宮人今此輩何敢雜在喪次乎於是宮中肅然　純廟嗣位寶齡甫十一歲國人危懼震蕩　大王大妃垂簾命以朴公準源金公祖淳並拜大將管護衛中外特

安公所啓達也記曰君未殯而有父母之喪則歸殯返于君所公雖禫服在躬其奔赴大喪於禮無失而終不以職務自居疏辭不允旣服闋始肅　命拜吏曹工曹參判同知義禁府事都摠府副摠管除觀象監宣惠廳壯勇營承文院　景慕宮尙衣院提調差備邊司有司堂上尋差勸講閣臣拜同知經筵事每陳告于　上曰　先大王篤孝事殿宮敬天勤民不遑暇食今日之道惟在善繼天崩之初諸臣痛國勢之孤危念　君恩之未報擧思殫竭及夫日月稍久人心狃而漸弛惟　殿下承　先王精一心法以正朝廷撰進　健陵誌陞嘉義其述　先王遺志如爲恩全君立後及庶孽甄拔

奴婢勿世之類後多次第見行拜禮曹參判弘文館副提學
尋移提學拜奎章閣直提學同知實錄事 東朝謂公 先
王所託心膂之臣 特擢吏曹判書公事 先王左右朝夕
十有九載然位不過下大夫至是懼驟陞無漸屢疏辭不獲
命嘗曰臣之所矢心而藉手惟在於朱子所云天下享壽富
康寧朝廷見蕩蕩平平者而已當是時新經大喪世道艱棘
門戶之爭益復紛紜則公疏語及之而時人多不悅者從子
象鉉請曰 先王棄羣臣時事多虞叔父孑孑無扳援而獨
持公道必不容矣宜早歸田廬公喟然曰吾豈不念此顧吾
受 先王不世之遇奉有 遺托若計禍福爲身謀將何以

歸拜　先王惟以事　先王者輔　幼主要當一死報國一
日　東朝進大臣諸宰　詢洪樂任當如何處之公念　惠
慶宮春秋高自遭　大喪柴毁有朝夕慮若復戕害同氣重
貽疚戚非所以體　先王孝思也乃曰高祖孝文西京之興
主也而韓彭薄昭之事　先王所慨恨者也故罪如國榮而
終靳孥戮然在今日之義當先討國榮於是主時論者益大
惡之辛酉拜弘文館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經筵實錄事
都摠管尋除司宰監內醫院提調拜禮曹判書　正宗大王
臨御二紀義理之精微政謨之密察與夫戒廷臣之朋比杜
戚里之干預公所日侍　香案親承　明旨者也至是入告

出語欲以賛初元淸明之治則惟曰　先王之志是繼　先王之道是遵凡有登對建請輒述未遑之志事者爲多及西洋邪教之獄蔓延不已至於萬不相及之地公謂其不問而致諸法殆類楚獄之多濫昌言於公坐滋與時論不合又嘗語時相沈煥之曰　主上冲年嗣服國步艱難羣下當聚會精神以奠民生固邦本爲急務今乃汲汲爭門戶朝發一啓夕罪一人今日擧一疏明日竄一人擧措劻勷景色愁沮非所以導迎和氣也及諸戚里有欲操兵權者有欲占科名者公斥之曰　先大王二十五年右賢左戚乃是成憲也敢謂雲鄉杳邈而遽違之乎力持不可公旣屢忤時人而戚里之

積憾深嫉於是乎益交固不解搆禍方急有臺臣宋文述疏言金履喬兄弟被謫家有老母宜放其兄歸養又疑公所使五月　東朝命除全羅監司當日辭朝臺疏相剳伺時迭發所以詆誣而擠陷之者已甚到營五日謫配康津縣之薪智島八月有任時發掛書之獄前掌樂院主簿尹可基之弟之子嘗識時發於場屋中以是辭引可基可基公所擧也而沈煥之謂濫職而見斥者也時煥之爲按獄大臣謂可基失官怨國自嘆尹判書若在吾不至此今時發凶書必可基之指使可基即某之客必通線於島中致可基於死倡率卿宰啓言可基時發事某宜無不知請從臺啓後命至島中公北向

四拜從容如平常問於金吾郞曰來時　上候若何勸講如前日否又曰可基督所識時發何人也凶書何語也又曰死固無恨惟未得更瞻　聖顔與稚子一面爲耿耿爾九月十六日也　純廟在春宮　眷公已深及　踐阼倚毗彌隆時或請假　親札召之曰倚戶而待卿其謫居　敎近侍曰思見尹某也己巳秋公夫人　蹕路籲寃　上御筆題判曰常爲寃之其復官爵戚里之前所積憾者方用事持朝議竟格不行　憲宗乙未正月　純元聖母始特　命復官爵方公之廢也訾公之口哆若南箕曰竊弄威福曰矯稱　先旨曰營護邪獄曰忘哀耽榮曰黨私害公凡人臣所不當有者靡

不加之於公其在　先朝諸有不得於色笑之際者尺寸之
微競追咎於公凡君子所不當有者又靡不歸之公身且謂
家敗子幼無能訟寃而誣辭枉筆益無所顧藉噫可悲矣雖
然古來匪躬盡節之臣當時移事變之後往往有不得免焉
豈獨公爲然哉公之際會風雲爲何如時也狼狽坎窞又何
如時也凡公之榮辱屈伸君子觀人必有論其世者蘇文忠
公曰旣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公深愛此語終身
誦之　正廟嘗論諸臣至公曰尹某只知有國無朋孤立固
　聖主知臣之明而公之平生本末於斯盡之奉朝賀公旣
出入邇密　憲宗大王每稱先卿遭際明時勤勞王室而屢

爲之興感焉嗚呼泉途有知公可以無憾矣公孝友根天內行純篤文學才猷爲世共推而謙虛寡約不以自多辭受取與必審於義旣貴而居室被服如寒士器宇凝重眼光燁然讀書至古人卓烈之蹟慷慨有不自勝者尤留心經濟凡歷代典章無不講究貫徹其爲文章辭達理暢昌明雅潔凡遇義理文字尤多得意 正廟每以此詡之所著有遺稿十六卷採新羅百濟高句麗遺事爲東三攷八卷其承 命編纂者有李忠武全書林忠愍實記 正廟嘗欲輯朱子諸種書爲朱子大一統書義例精深廣博承 命研究有年者也必欲追成遺旨去朝而事遂廢以爲至恨取皇明及本朝先儒

論學之要爲性理篇六卷其薪湖隨筆者謫中無書籍惟所攜坊本九經朱子小學而已從漁戶借乃僅通鑑節要十九史略而商訂經禮評隲史學皆自默記追誦未百日而得二十一卷公之精力絕人者如此其篤志專工尤在於省察克治有曰爲學之要自不欺始知而不學學而不力欺也誰之爲欺欺心也欺天也欺先王也欺先人也以不欺名軒作銘以自警葬于龍仁縣之靑灘子坐之兆考龍恩君墓階下配

贈貞敬夫人李氏祔左牧使命杰之女　宣廟王子寧城君琗之後夫人事姑孝侍篤疾三年族黨見者莫不感嘆辛酉禍作含痛忍死教子有成日夜望門戶計辛苦萬狀者三

十六年以公復官之歲六月二十八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嗚呼公家復存夫人之力也一男定鉉卽奉朝賀也三女長適李愃次適金用淳府使次適李用淵奉朝賀娶高靈朴氏郡守民淳女再娶全州李氏義圭女屢擧子不育以族子泰經爲子今承旨今 上戊午奉朝賀公進階輔國致仕 贈公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銘曰

正宗有道鼓舞臣工誰其興者太史尹公維此尹公聰明特達心膂股肱 王所簡拔鴻文鉅典維公是修深籌遠略維公與謀千載遭逢公當其盛孤忠報國志在授命公歸在天

亦侍 先王左右陟降眷顧家邦際會之難知者今希我銘

公墓是用獻欷

徐石史墓誌銘

石史諱湄字竹海徐氏大邱人也其先有諱沉師事圃隱鄭

先生仕本朝爲三南均田制處使 世宗時獻所居地中坳

而四外陡絕爲天塹 上嘉之從其願永減本邑糴耗穀三

之一至今子孫蕃衍人稱惠民爲陰德也石史生有異質未

弱冠涉獵百家爲詩若文往往驚服先生長者晩益卓犖不

羈自言吾有三大願觀天下好山水見天下好人物讀天下

好文字家甚貧妻子饑臥窮山中顧短笻草屨日出遊四方

余年十八九方秋日讀離騷有客弊衣冠披戶入座曰君奚足以識離騷離騷不當讀也余旣驚恠且危之良久曰奚爲謂不識離騷奚爲謂不當讀耶客曰少年詩書滿腹期明良遭遇致隆平頌淸廟若楚大夫失意侘傺之辭宜付山澤癯儒徐石史讀之余素聞石史名乃與之傾倒而同社友生送相招邀懽飮石史喜爲詩使人拈韻隨押應口成章衆欲沮敗以困之故揀僻字奧文違拗顚倒令辭理橫決窘塞莫可奈何然石史𤼵撫掌自得頃刻百句滾滾不窮而篇旣終汪洋縱恣亦自可讀也石史性愛酒飮少輒醉然恒大言一斗一石未足以盡吾量其夸張諸詭不自矜重所從遊自公卿

貴人至布衣委巷盡一世德業聞望賢豪才俊而又未嘗偏
係留連朝來暮去如浮雲轉蓬不知者目之以狂生石史方
自以爲喜酒酣語古人忠孝大節未嘗不慷慨泣下樂善好
賢疾惡如仇見人有諛辭諂色唾鄙之若浼葢天性狷介而
放曠以處世也徵士李公友信隱居砥平山中爲學者所宗
仰石史載贄往謁未及門而先生沒以是爲恨石史平生有
似遊戲人間然聞有經學修謹之士靡不往見不以千里爲
遠與余交數十年常曰吾非謂子之文章好耳身後如得子
之銘吾且不朽今去其沒二十五載其季子某以先人之托
歲輒來謁而余必欲極意爲之故矜持且久今潦草幾百言

或可見石史於筆墨間也石史高祖諱光璧曾祖諱世重考諱錫胤皆有文學篤行妣安東金氏就謙女石史以 正宗乙巳生庚戌八月二十二日卒葬槐山郡北白馬山配平海黃氏男秉倫秉攸秉叙一女適權應河石史所著述有詩文若干卷湖海周旋錄二卷皆當世交遊唱酬之跡也銘曰

是必嶔崎傲兀化爲老栢長松如其不者纍纍靑山三尺之封

處士滀泉申公墓誌銘

處士滀泉申公以 哲宗戊午十一月晦日辛丑卒于廣州之斗陵鄉廬翌年三月庚申葬于楊根郡西娛賓驛後子坐

之兆孺人李氏祔左胤子耆永撰述公言行求銘於其友朴珪壽且曰太上立德其次功與言是古人所謂三不朽也吾先人刻厲讀書五十年沉冥隱約有抱而莫宣事功則已矣德行文章固不可湮沒於世然非言不傳言無文亦傳不能遠且久惟立言君子之不朽逝者珪壽通家後生也義不敢辭且夙慕公淸修耿介思欲極意爲文字役用副孝子心鄭重沉吟者久之嗟乎公以名門世胄繩襲先德卓識邃學爲時推服才足以尊主庇民文足以需世禆教而乃終老丘園未見厥施可紀者不過內行細節巾衍遺艸惟寂寥數部書而已黃叔度言行無所著見昔人之所歎息而今亦云爾公

諱敎善初諱述善字祖卿湆泉其號也申氏系出谷城太師
壯節公諱崇謙爲高麗開國元勳殉身救主賜籍平山後孫
遂爲平山人入　本朝有右正言諱曉言事退居慶徵終老
不起自號西湖散人累傳至諱欽領議政謚文貞公世稱象
村先生爲國宗臣配食　仁祖廟庭生諱翊聖尙　宣廟第
三女貞淑翁主封東陽尉爲大明守節謚文忠公四傳諱致
遠知中樞府事公高祖也曾祖諱燧　世子侍講院弼善
贈吏曹判書有文有行祖諱師顯繕工監副正直道忤權倖
官不達後以二子貴顯累封至資憲階知中樞府事考諱龜
朝弘文館應敎妣淑人仁同張氏學生禧紹之女淑人慶州

金氏進士漢述之女淑人順天玄氏僉知中樞府事正宇之女玄淑人寔生公　正廟丙午十二月三日壬寅也公生而雋爽夙惠甫十歲論朋黨爲國家患綴文累百言見者驚異之弱不好弄簡默凝重羣從兄弟數十人共聚肄業莫不敬憚而族黨長老咸器重之未弱冠游庠序間文名藉藉動一世每大科主考諸公爭欲引拔以侈吾榜而公謝以庭訓之嚴卒不應諸公皆服應教公達識而於公益傾心焉初應教公被　正宗殊遇誠切報塞性且剛直多見忤於世　正廟賓天時事多艱義理之辨久成門戶之爭而盈廷士夫各有標榜恩讎禍福行於進退用捨之際丙寅應教公疾篤臥江

上而遭彈章平素齮齕者氣益張嶺海在前事且不測公焦心竭慮乃亟詣當局數公明辨其煽俑飛箝簧鼓外內之狀數公雅重應教公又見公風儀和粹言辭明快剖肯綮破機括惟曲當事理而未嘗有蹩躠靡騁睒睒可憐之色莫不動容慨然許爲之周旋雖然公之晝宵不交睫動至數十日也當時嬰世故者鮮得全完而惟應教公獨無恙晚境享江湖之樂夫爲親排難子弟事爾然以藐少書生值至艱棘至危險不懾不挫於燎原駭浪之中卒能有濟此爲公平生大節而才具器量斯可見矣應教公既閉門閒居公怡愉忠養花竹圖史以供娛樂與孺人竭力滫旨歲時伏臘奉觴盡歡應

教公悠然自得不知其見擯於世者十有餘年及應教公卒
世父叅判公愛公逾己子而相繼下世公遂歸于斗陵丙舍
窮山家慄環堵蕭然處之怡如專攻經術誦讀鈔寫日夜不
輟蓋飯疏飲水者三十八年未嘗一日不對卷帙而於四子
書能自得師尤用力於尚書硏幾精深賈次坦夷持論公平
教子弟循循格言皆可爲後人訓也平昔交游多一時名宿
而臺山金公邁淳契最深以道義相切劘每扁舟相逢聯枕
臥數日夜商論古今金公性簡嚴遇達官貴人亦少欵洽而
獨於公娓娓不厭家人異之云古東李公翊會孺人之叔父
也雅望爲世所推而以清操高節深許于公北海趙公鍾永

爲冢宰將以公薦繕工監監役公聞之正色曰家有從父兄
卽宗子也而貧且老不此之恤而遠及田野人吾豈有出山
理耶靑松白石實聞斯言趙公益嗟歎屢邀相見而竟不應
趙公後語徐公忠輔曰爲國家守一方面而能無憂脫不幸
其伏節而死義者惟申某其人哉趙公素有鑑衡且知公爲
有用之學而凡民國利病治理得失皆有商度劈畫之可試
而可驗者故云爾竊嘗以爲食人而治於人者野人也治人
而食於人者君子也得其位而行治人之道固君子也苟或
不然孰如終無其位而抱治人之道者哉高標篤行矜式乎
當時餘風遺韻想見於後人而方其在世孤槁淡寂于衡茅

之下者從古何限是惟尙德樂道全歸之士也若夫以是而致恨於先輩長者之阨於時命亦陋儒俗生之見耳何足云耶公所著詩文有湎泉存稿若干卷所治經傳有讀孟庭訓七卷尙書箚錄若干卷艸稿未成書累數百卷孺人全義李氏牧使靖會之女友德配美有女士之行先公十三年而卒育二男一女男耆永監役普永女適沈愚永耆永男性秀膺秀女適尹龍普普永系子膺秀女適鄭海周進士側室男肯秀沈愚永二女壻閔性鎬李載元判書也珪壽之先忠翼文貞二祖與公先祖文貞文忠二公共奬　王室夷險盡節凡
國家休戚隆替之會兩家之憂樂榮悴靡不同之葢百世子

孫有不可忘者今於銘公之墓若有諛辭非二祖之訓也銘曰

是惟七十三年讀聖賢書申公之藏過者必式尙論彌長龍門巖巖洌水洋洋旣安且固俾厥後克昌

諡狀

禮曹判書申公諡狀

聖上十有二年冬諸大臣相告曰故大宗伯申公卒已十載節惠之狀不到太常今當諸臣議諡之日獨闕而不舉則同朝之耻也雖其弱孫未遑具家狀而知申公平生者宜莫如某也遂以其咎歸之珪壽是固珪壽之責也然議諡公坐僅

隔　一日倉卒迫急緬憶其言行掇拾其文字不暇修辭而爲
之狀曰公諱錫愚字成睿號海藏申氏系出平山始祖諱崇
謙高麗太師壯節公佐命開國甄萱之亂代太祖殉于桐藪
自是名德相望爲我東巨閥有諱浩以知申事當我　太祖
受命不仕而隱於平山後　贈典理判書諡思簡有諱敏一
受學於牛溪成先生經術名世　孝宗初元薦授大司成學
者稱化堂先生是生諱恦文科府使階通政丙子斥和議特
　贈吏曹判書諡忠貞生諱命圭執義　贈左贊成生諱鐔
吏曹叅議　贈吏曹叅判高祖諱思建大司憲曾祖諱韶感
憤丙子南城事廢舉不仕專心性理學與宋文元公明欽金

文敬公元行爲道義交後値毅皇帝殉社之四周甲申特
贈大司憲以孫在植之貴後 贈吏曹判書祖諱光遜 贈
吏曹叅判本生祖諱光直縣令 贈吏曹叅判考諱在業校
理 贈吏曹判書以文學行誼雅重當世而位不稱德識者
惜之兩世 貤贈皆以公貴也妣 贈貞夫人安東金氏兵
曹判書正獻公履度之女公以 純廟乙丑六月十日生乙
亥先公卒家有荐喪弟兄相扶煢恤若不保賴伯父鞠養訓
誨己能讀書不懈十五略通經史弱冠聲名動一世戊子成
進士辛卯柑製居魁唱甲午式年第科冬除假注書當 純
廟賓天史職益倉皇紛劇而號擗之中處之裕如一院倚以

爲重 憲宗乙未入藝文館爲檢閱丁酉 祔廟禮成以陪
從勞陞六品爲實錄記事官拜司諫院正言戊戌從事訓局
出爲龍岡縣令先公嘗莅是邑有遺愛焉公奉大夫人重到
則感激恩造愴念遺績剔弊振飢靡不殫誠縣有羅穀剩錢
之謬入官廩者歲爲七八千金名曰作餘錢人皆認以常供
公獨盡數捐斥以補民弊曰吾輩爲治豈有他術不過使此
數多在民間耳後十年珪壽莅此縣聞吏民之言不用作餘
錢者惟申公一人云庚子移除弘文館校理辛丑 慈聖上
號以都廳勞陞通政階爲兵曹參知拜承政院同副承旨冬
出爲伊川府使癸卯拜左副承旨甲辰連除至右承旨秋丁

大夫人憂哭踊號絕如將從殉其於終事惟恐違禮服既闋丁未除楊州牧使戊申拜成均館大司成 哲宗庚戌拜吏曹參議尋除左副承旨至左承旨凡銀臺及一官重除皆不錄辛亥以 璿源殿酌獻禮禮房勞進嘉善階拜刑曹參判都摠府副摠管壬子拜同知經筵事差承文院提調同知義禁府事癸丑拜同知敦寧府事甲寅拜同知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兼經筵日講官吏曹參判漢城左尹差司譯院提調乙卯冬出爲慶尚道觀察使辭 陛之日引見面諭 上教鄭重曰監司面飭例也今於卿行特以久於外故召見耳觀卿講筵所奏則今於此任不須加勉矣公逡巡對匪才不敢

當　上曰卿之平日言行予所稔知不必過謙也盖　上之
知照公眷注公若是其深而公之才識器量豈止判一嶺南
藩臬者哉然而詎料公之晩年狼狽佗傺乃在於此行耶丙
辰全省大水田民之潰决墊溺公旣多方拯濟而被灾田一
萬結啓聞之日廟堂減削過半公上疏辭職痛陳灾民疾苦
上特許準數劃給南民得免顚連矣嶺南大藩也而公之辦
理句當沛然無滞恒多吟嘯之暇雅不喜作聰明察察爲能
事者逮丁巳夏以殿最之無下考有　嚴教還下啓本令改
修以上公以爲旣斷之論不可變換低昂上䟽繳還竟遂有
罷職之命旋蒙甄叙拜司憲府大司憲戊午擢資憲階拜判

尹參兩館大提學會圈拜知春秋館事三月嶺南御史徐相
至論 啓公莅藩時有還上穀耗加作之失坐謫中和府未
幾宥還拜判尹 嚴敎屢促不敢肅 命投畀纖沿旋蒙
賜環己未拜刑曹判書以前事上疏自引而遂歸蘆原之琴
泉別業時有除拜雖强起束帶嘗悒悒不樂無復當世志也
拜禮曹判書知經筵事差內醫院提調庚申差謝恩兼冬至
正使赴燕辛酉三月復 命拜同知成均館事壬戌差備邊
司有司堂上鼇整廳堂上拜藝文館提學差奉常寺提調
當宁甲子拜知實錄事凡國有典禮屢差製述文字之役今
皆未錄以乙丑二月二十四日卒于嘉會坊第享年六十一

葬于西郊佳佐洞配貞夫人南陽洪氏校理 贈左賛成勝

圭之女系子泰興進士早卒孫養均女長適金炳淮行吏曹

判書次適金膺鉉次適李良稙假監役公容儀峻正性度寬

弘平心率物無疾言遽色推己及人有和厚氣像一見而可

知爲君子人也誠孝出於天性與季氏判書奉大夫人同處

一室非應事接客則兄弟未嘗離親側膝下怡愉如孺子嬰

兒之爲其視親癠秤藥量水不倩人手及至遭憂哀動鄰里

糜漿不能下咽殯斂襄封誠愼備至三年之內不脫絰帶友

愛甚篤與判書未嘗析産異炊爲士友所嗟歎也凡公內行

之純篤修己之粹美朋友之所共知者多矣惟是宏博之學

沉厚之識有足以經濟一代尊主庇民而夢想乎前修之典型慨慕乎先哲之軌躅自期待固非淺淺爾從古英俊有志而未伸有才而莫展亦復何限獨怪夫公之雅量庶幾乎千頃陂汪汪而乃終有銷磨不得者珪壽與公友最善者非惟世好也切偲故也每爲公開釋未嘗不虛受我言而其於嶺藩橫遭人言介介然不能遣懷者誠以皜皜之質不欲受纖垢微塵也方公之南出也珪壽之持斧嶺南歸纔歲餘公謂珪壽曰子之別單所論利弊甚詳吾可寫去一本作按事之指南也仍與論糶糴所謂加作移貿等耗國病民之弊爲之憤歎而不已公豈纔踰嶺而行不顧言負朋友者哉觀察使

營下支用原有歲入實數恒苦不贍則取用於穀耗故加分取耗啓請而行之遂以爲例所謂應加作是也應之爲言應行之謂也混昌應行而加作不已積久之謬弊也混歸應作於加作之名者爽實之謬說也游談之士驟而論之其孰能辨其得失公之所以悶懣而不已而亦觀夫自好自愛非俗子凡夫所能論也公以淵深純粹之姿英秀卓絕之才家庭詩禮早有服襲天人性命蓋嘗究心沈潛義理願學聖賢嘗爲文以薦晦菴之書有曰放淫奢泰世號良能先生正之小子服膺有曰地距世遼函丈朝暮傳以方寸萬理悉具又曰稟局形弊竟遜稊熟恩受罔極忝及私淑可知其尊慕景行

自任者有在矣其爲文章必根據經傳雄渾灝灑文苑諸公皆推以大家手所著述有海藏文稿若干卷有讀其文者曰神采風韻自露於吟諷著述之間事業則期於三英文章則藐視千古雖志不克伸而其必傳者在玆又曰縝栗玉珮之美而用之如武庫感慨釰筑之鳴而裁之以風雅公實兼之殆近世所罕庶幾其知言者乎記歲辛酉公奉使而還珪壽有熱河之役與公遇於遼左途中爲說燕邸交游之樂及珪壽到燕逢中州諸名士咸推服申琴泉爲鉅儒偉人稱道惓惓琴泉公之一號也 哲宗壬子之冬珪壽以侍讀官公以同知事嘗同侍經筵講孟子公孫丑 上曰予欲行救民之

政而多爲法制所拘不能任意行之公曰　祖宗法制皆是便民利民之事豈有拘於此而不可行之理但　殿下勇斷不足誠心不及雖有軫恤民生之念尙無措諸事爲之效　殿下若斷而行之誠而求之如寒之求衣飢之求食講究施行豈無時措之良策乎　上曰講官之言政似汲黯也嗚呼公之受知　明主久自經筵而是日之擬詡以汲黯豈非所謂知臣者莫如君乎而可以論定於百世之下矣謹撰次概略以告太常

領議政致仕奉朝賀趙公謚狀

公姓趙氏諱斗淳字元七號心庵貫楊州上祖諱岑高麗判

院事再傳而書雲觀正諱誼入我朝棄官歸隱是生諱末生大提學謚文剛爲 英陵名臣又七傳而諱存性官知敦寧府事 贈領議政謚昭敏師事牛溪成先生是生諱啓遠官刑曹判書 贈領議政謚忠靖爲 孝 顯間名臣又再傳而爲右議政忠翼公諱泰采二憂堂 景宗壬寅懟儲獄起與忠獻金公忠文李公忠愍李公逮于禍世稱建儲四大臣是生諱鼎彬蔭都正取介弟教官諱謙彬長子諱榮克爲嗣寔公曾祖也繕工監副正 贈吏曹判書祖諱宗喆宜寧縣監 贈左賛成考諱鎭翼晋州牧使 贈領議政妣 贈貞敬夫人潘南朴氏右議政忠憲公宗岳女以 正宗丙辰四

月七日子時生公生有異質不妄言笑及就傅痛自刻厲專心攻苦議政公憫其淸脆勉令優遊居業夜輒篝燈不令議政公知也　純祖丙子中司馬試丙戌魁黃柑應製丁亥唱名圈授奎章閣待敎九月丁議政公憂庚寅陞六品壬辰通政　憲宗丙申嘉善乙巳資憲戊申正憲崇政　哲宗庚戌崇祿辛亥輔國癸丑右議政戊午左議政今上甲子領議政乙丑八耆社己巳致仕此爲公致位資級而兩司則司諫大司憲玉署則副校理應敎副提學銀臺則自同副序陞至行都承旨諸曹則參議於吏戶兵參判於吏戶禮兵刑判書於吏戶禮兵刑工京兆則右尹判尹敦府則都正同知事再爲

判事樞府則再付判事又領事間除議政府舍人撿詳掌樂訓鍊兩院正成均館大司成屢除弘文藝文提學再拜大提學拜奎章閣提學兼御則說書司書弼善宣傳官東學教授經筵春秋義禁同知知事經筵則又領事義禁則又判事知實錄事日講官特進官籌司堂上副都摠管提舉則承文司繹內醫諸院 宗廟署而 宗廟 社稷 南殿 闕宮訓局軍監內醫司繹司僕以都相兼焉聯事則文獻備考纂輯堂上正純 翼三朝寶鑑纂輯堂上 哲宗實錄摠裁官大典會通纂輯摠裁官 嘉禮都監提調摠護使奉 命則問禮官冬至副使館伴以勞蒙 恩則 徽慶園親祭大祝陞

六品文祐廟八廟 都監都廳陞通政 純 翼兩朝御製奉印時校正閣臣陞嘉善 翼宗追上尊號時樂章文製述官陞正憲 三朝寶鑑纂輯堂上陞崇政 憲宗御製奉印時校正閣臣陞崇祿 純元王后加上尊號玉册文製述官陞輔國文豹上駟 錫賚匪頒二十三外職則安岳郡守黃海平安觀察使廣州府留守而再判度支八入中書此可以見歷敭之美負任之重也公以忠藎故家之世胄門子服襲詩禮根植孝友議政公易簀于晉州公衙千里扶櫬動合情禮誠信勿悔易戚中節與諸弟同有無自安其匱而諸弟常有餘裕妹李氏婦孀居尤加憫念分甘絕少家災于欝攸捐

三千緡買宅而安頓焉周窮恤貧庀喪助昏親戚知舊仰而有賴此公處家之實行也其試於外則先之以恩信而剛嚴互濟率之以威重而廉勤自飭按兩道課殿最毋憚大吏海田失稔將議振朝廷以南穀劃送兌發翻轉未可時月計公遂陳疏請以延安白川詳定米之當納惠廳者換用三千七百石自備千餘斛以濟飢口所全活甚衆其在於內則掌兩銓擢寒畯振淹滯掌國計清理財源充羡封樁主貢舉精白恢公士論翕然此公立朝之盛節也充年貢使還不以燕貨自隨捐度支鑄餘三萬緡分散與所識窮乏提舉舌院象胥之以文綺玩好進者并斥而不受此公之嚴於自修也其在

三事也以崇德尙賢爲先務或請宣侑或請世祀或請節惠
貤贈或請錄用子孫其宣侑則文忠鄭先生文敬金先生
文純李先生文成李先生文元金先生文正二宋先生而忠
節公吉再高麗忠臣也 貤贈節惠則太白四賢沈公長世
鄭公瀁姜公恰洪公錫志依洪公宇定已施之例也故參判
李公選 贈參判李公載亨 贈吏參金公信謙故持平李
公鳳祥 贈都憲任公聖周故同樞金公相岳故參判李公
釆而文穆公柳崇祖加 贈貳相 贈持平李公器之亦超
贈亞卿而旌閭焉世祀則文忠朴公淳文忠俞先生棨文
簡金先生昌協文正李先生縡文敬李公台重忠貞金公省

行莊武申公汝哲武肅張公鵬翼李公弘述李公宇恒尹公
慤白公時耈李公尙䕫沈公搢柳公就章金公時泰也其錄
用祀孫則吉忠節文正趙先生朴文忠俞文忠李公選文忠
閔公鼎重申莊武公故都憲孔公瑞麟參奉孔公德一子孫
中蔭職調用此公之所以樹風聲勵名教也以扶護培植爲
己任聞任公憲晦之賢尉薦而旌招焉又剡前參奉李恒老
通選之任節次檢擬凡有文學行誼之人必搜訪而羅致之
士之名一藝而占小善者莫不響和影附焉此公之所以擧
遺佚奬賢才也壬戌嶺湖小民困於還餉積弊胥動騷擾特
敎設釐整廳並捄三政痼瘼公引皇明張居正一條鞭遺意

欲盡罷列邑還餉斂散之法一切取給於田賦設倉分儲以需經用撰進節目籌畫詳密而竟未果行公常以此恨之是年春 哲宗違豫公以內局都提調直本院公服危坐夜不交睫內裏傳呼急命入羅蔘公大驚衂血迸瀉淋汚朝衣舁而歸沈綿踰朔始瘳癸亥 上倚靜攝公以前職入診面陳保嗇之宜言辭激切涕泗汍瀾 上改容嘉納焉 聖上已巳春引疾丐休疏三上始蒙 俞許宣麻日召見便殿宣內饌親勸法醞屢示悵缺之意翌年秋疾銳猶不廢朔望拜廟之禮顧謂子侄曰命乃在天醫不能活人吾今年位俱隆惟靜俟符到而已安用藥餌爲哉竟以十月八日丑時考終于

正寢春秋七十五御醫看病訃　聞下教隱卒輟朝停市致吊賻庀喪葬如禮是歲有閏遠期在十一月將以四日亥時葬于洪州金井里午坐之原著有遺藁三十卷姑未刊行配貞敬夫人大邱徐氏判中樞府事文貞公俊輔女柔嘉婉嫕有女士之行少公年一歲十四歸于公事舅姑有深愛處妯娌無間言御臧獲恩意藹然敬奉君子修飭禮容白首無替寔惟夫人壼則之懿而亦由公刑家之正也以從子秉集爲后前縣令無育取公從孫同熙爲后公少游中洲李文敬公之門又請業於華泉李參判公受知於楓皐金忠文公先進長德奬詡而器重之以遠大期焉是以聞道早而爲學博採

賾典藝汎濫百家於四子書致力尤專平生需用在於魯論一部晩年使門生讀而聽之日以爲課時又諷誦而逌然樂也其文章力追古作者門路直造二京絕軌而得津逮焉被金石揭琬琰舂容乎大雅閎肆浩漾應用不渴潔淨簡古卓然爲一家言罔不根据經禮潤飾弘猷故其見諸事功者又皆準則乎義理之正乙卯間曹錫雨刋行先集書中有拶逼尤菴宋先生句語中外多士抗章聲討輒被譴斥公奏曰吳爀之疏處分已下盖其無端礙激提起七八十年已妥帖之事致令朝象不靖究其跡則誠可駭也然其言不可廢之矣及其對擧之說出而誇張而變幻事實窘遁而掩諱本末

自不覺背馳弁髦譬如逐鹿者之不見泰山此誠丙申壬寅所不敢萌心而發口者則明發靡届有識所同第伏念先正臣宋時烈遭遇 孝廟盛際其所秉執對揚卽春秋大一統之義而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闢詖淫壁立頹波以一身而擔當綱常九死而靡有悔也故伊後幾二百年來服膺而遵守講明而衛護者一則曰國是二則曰國是曷嘗依係於偏私黨同而雖以一邊言之所以蹈襲而依歸直不過自中標榜而已其於師道淵源所由來臣未之聞焉而前後 辭敎中若曰由百世而紛紜者黨論也若曰各爲其師若曰自是之癖我 聖上調停包涵之聖意臣非不仰認而亦不能無

來後無窮之慮夫以大定之國是而一切歸之黨論則天下
萬事將從何處下手辨別嘉靖而從古及今小人所以借此
爲阱害家而凶國者也念之及此關係非細伏望淵然深思
於防微杜漸之義幷賜收還以光聖德以幸斯文焉　聖上
甲子造仁弘之孫自稱其祖有寃籲於蹕路公奏此兩賊之
爲萬世所必討國史野乘塗人耳目此賊有可稱之寃則在
昏朝釀成凶禍以致蔑倫敗常者遂無一人可以聲其罪而
受誅乎宇宙間自無此等大變恠爲祖伸籲亦有許多般而
此則斷不當尋常處之此可見公明晰乎淑慝之辨者無一
非學問之力也至於辛壬大義卽公家學也常訓勅子侄曰

此乃邦家興替之大關棙凡在章甫疇不秉守而况吾家子孫乎如或昧而不省久而寢忘便是忘祖先也於此益可以見持守之嚴名論之正矣常謂諸葛武侯漢壽亭侯忠義正大千載之下尙有光輝實爲後生所當尊敬故恒言不敢斥其名公聰警絶人自始學十行俱下過眼成誦燕中紀行應酬詩文凡有幾卷皆所默誦追錄而未嘗裝中携草者也公策名立朝四十五年文學品行政術德業之盛赫赫在人耳目楨榦 王家冠冕士流生而爲 聖代之完人沒而爲叔世之名相自有積中彪外不可揜者則又何敢溢其辭俾後來無所考徵乎謹撮其最著而纂次之庸備太常氏節惠之

澤焉